

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

玉  
秧

中篇小说

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# 玉 秧

毕飞宇

BI FEIYU

■ 毕飞宇，1964 年生于江苏兴化。1983 年入大学中文系学习并开始小说创作。现在江苏南京。短篇小说《哺乳期的女人》获首届鲁迅文学奖。

# 玉 秧

毕飞宇

没有人愿意跑三千米。三千米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你必须像一头驴，不吃不喝，在四百米跑道上黑灯瞎火地磨上七圈半。玉秧在体育上头没有任何能力，和同学们比较起来，她做不到更高、更快和更强。玉秧的身体矮墩墩的，很结实，死力气也许还有一把，不过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了，玉秧是一个缺少锻炼的乡下姑娘，胳膊腿之间缺少必要的协调性和灵活性。和大部分乡下女同学一样，玉秧没有任何特长。学习还行，别的都不怎么样。长得就更不怎么样了。这样的女同学还能指望班主任对她有什么印象呢。但是，年轻的班主任是一个体育迷，十分计较竞技场上的一得一失。他在三千米的报名表上填上王玉秧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指望，有枣无枣打一棒罢了。万一挣到一个第六名，兴许还能在总分榜上添一分呢。王玉秧再没有能力，为了八二（3）班的集体荣誉，她苦还是应该吃的，汗还是应该流的。同时被报上去的还有庞凤华。庞凤华冷笑笑，私下对玉秧说：“看出来了吧，

老师器重啊，总是把最光荣的任务交给我们。你可不要让人家失望。”庞凤华也是从乡下考上来的，是一座小镇，各方面的情况和王玉秧差不多。但是庞凤华显然比王玉秧有见识，老师一批评她，庞凤华的眼泪来得比小便还要利索，哗啦哗啦的，弄得你反过来要可怜她。王玉秧看得出来，庞凤华骨子里头比她有胆量，她眼睛一挤一挤，眼泪一把一把，嘴里头却不乱，该说什么一字一句总是说到点子上去。这一点王玉秧就比不上，说到底庞凤华还是比王玉秧自信，主要是好看一些，漂亮是说不上的。可是庞凤华有她的一套，玉秧看得出来庞凤华骨头缝里天生就有那么一股子的骚。

王玉秧走上跑道的时候非常怯场。一起跑就出了个洋相。愣枪了。发令员喊过各就位，发令枪居然响了。同学们都冲了出去，伸长了脖子，争先恐后，推推搡搡的。王玉秧傻头傻脑地站在原地。还在等。八百米以上的发令只有各就位，从来就不喊预备。王玉秧哪里能知道。大伙儿冲出去了，发令员提着枪，走到玉秧的身边，和颜悦色地和她商量：“想好了没有？再想想？”发令员突然大声说：“还望呆！跑——哎！”王玉秧的第一步其实是吓出去的，几乎跳了起来。看台上哄起了一阵笑。王玉秧人是跑出去了，却羞得不像样子。而庞凤华已经冲出去五六米了。庞凤华的举动出乎王玉秧的意料，中午吃饭的时候庞凤华拉着王玉秧一起找过班主任，庞凤华的脸色相当苦，对班主任说，她身上不方便，不能跑了。年轻的班主任很不高兴。但女同学“身上”的事，他也不好掺和什么。庞凤华望着老师的脸，随即又表了一个态，说：“要不我坚持坚持看，拿不到好成绩老师可不要怪我。”话说得又

合情又合理。班主任点了点头，拍了拍庞凤华的肩膀，很赞赏。枪一响，庞凤华一马当先，哪里有半点不方便的样子。王玉秧非常清楚地记得，庞凤华上一个星期刚刚逃了一节体育课，理由是身上不方便。这个小婊子一个星期里头都不方便了，都成自来水的龙头了。也真是好本事。太不要脸了。要是细细地推算起来，王玉秧的身体倒是在这两天就要倒霉了，吃中饭的时候王玉秧的下腹部已经有那么一点感觉，无端端地胀。不过王玉秧绝不会说出去。这样的事，玉秧开不了那个口。然而，跑到第二圈的时候，王玉秧发现庞凤华的不要脸还是值得。太难受了。呼吸上不来，又下不去，全憋在胸口。想死的心都有。还是人家庞凤华划算，十分风光地领跑了一圈半，已经软绵绵地趴在班主任的怀里了。玉秧可是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。庞凤华在老师的怀里一点力气都没有，胳膊挂在班主任的脖子上，飘飘的，就跟献给老师的哈达似的。庞凤华的眼睛还闭上了，娇气得很，就差一只枕头了。都像是老师的亲骨肉。这一刻玉秧还在跑道上死撑，人家庞凤华一定喝过糖开水，和班里的同学说说笑笑的了。玉秧不是不想在中途退下来，可是，班主任正远远地站在水泥看台上，严厉地对着她吆喝。他的身子站得和标枪一样直，两条胳膊抱在胸前，面色严峻，正忧心忡忡地盯着自己。难受归难受，王玉秧还是怕了。为了八二（3）班的集体荣誉，玉秧必须撑着。坚持一步是一步。

王玉秧不知道自己得了第几名。事实上，她得了第几名对谁都不重要了。玉秧被套了两圈多，人家前六名早就过线了。也许连前十二名都过线了。撞过线的女同学该庆贺的庆

贺，该撒娇的撒娇，田径场上已经有一点冷清。玉秧还在跑，默无声息，却又勤勤恳恳，像一只小乌龟伸长脖子卖着她的死力气。有一度王玉秧都有点不好意思了，想停下来，高音喇叭却响了。高音喇叭在鼓励王玉秧，音调昂扬而抒情。高音喇叭对王玉秧的“精神”，给予了高度的赞扬。王玉秧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是王玉秧了，身体没了，胳膊没了，只是“精神”，抽象得很，完全是一种身不由己的惯性，还蛮利索的。虽说跑得慢，反而觉得有使不完的力气，反而来劲了。看起来精神的力量实在是无穷无尽的，你想停都停不下来。王玉秧想，如果这会儿有人给她送来两碗米饭，再加上一杯水，她一定能跑到天黑，天亮之前完全可以象征性地跑到延安。

王玉秧撞线的时候全场的注意力完全转移到了跳部。不少同学走下看台，直接来到了田径场内。那个八一级的高个子的男生正在冲击师范学校的跳高纪录。他是田径场上的明星，师范学校的明星。八一级的高个子男生知道所有的同学都盯着自己，意气格外地风发。他不停地捋头发，深呼吸，用芦柴棒一样的瘦胳膊做漂亮的假动作，折腾了四五遍，他开始起跑，冲刺。在他全力起跳的刹那，却又放弃了，从横杆的前面小跑了过去。看台上一片尖叫。高个子男生低着头，在思考。重新回到起跳点，他又开始捋头发，深呼吸，做十分漂亮的假动作。王玉秧就是在这个时候跑过了三千米的终点线。除了终点裁判例行了一下公事，没有人知道王玉秧的女子三千米已经跑完了。玉秧什么也没有得到，连搀扶的人都没有，连一杯红糖水都没有喝得上。王玉秧很惭愧，孤零零地躲在了一边。王玉秧的肚子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疼了，她

想起来了，自己不只是“精神”，“精神”是不会肚子疼的。这一次的痛来得相当猛。她刚刚弯下腰去，却在大腿的内侧看到了一条虫子。虫子是红色的。很温暖，软绵绵的，在往下爬。越爬越长，越爬越粗。王玉秧吓了一跳，傻站了一会儿，撒开腿便住宿舍楼奔跑。

宿舍里只有王玉秧一个人，虾子一样弓在床上。玉秧很疼，关键是冤。力气还没有完全使出来，三千米居然就没有了。玉秧坚信，如果不是三千米，而是一万米的话，她玉秧兴许就是第一名了，好歹也能拿到一个像样的名次。直到这个时候，王玉秧总算明白了自己的心思，自己其实十分在意这一次田径运动会。说到底王玉秧太普通了，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地方，任何胜人一筹的地方。万一跑好了，结果也许就不一样了，老师对自己刮目相看也说不定。要是细说起来，玉秧长这么大只是做成了一件事，那就是考上了师范学校，着实风光了不止一两天。玉秧考上师范学校轰动了王家庄，学校里的老校长打开了王玉秧的录取通知书，一眨眼的工夫消息在王家庄转了好几圈。“王玉秧？哪个王玉秧？”村子里的社员到处问。社员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把“王玉秧”这三个字和王连方的七丫头联系起来。王连方一共有七个女儿，可是，除了大女儿玉米，三女儿玉秀，别的都太一般了。说起来玉米和玉秀她们离开王家庄也十来年了。上了岁数的人还记得，那时候玉秧的一家可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，丫头们个顶个的，随便一站都虎虎生风。王连方也不是现在的老酒鬼，而是王家庄的村支书。王支书在高音喇叭里说话的时候派头可大了，动不动就是“我们共产党”。动不动就是“中国共产

党王家庄支部”，就好像他每顿饭都能吃一只牛，牛气得很。听王连方说话，你会觉得王支书从来都不是王家庄的人，而是千里迢迢的，枪林弹雨的，艰难险阻的，经历了雪山与草地，长江与黄河，最后才来了。王玉秧是王连方的老七，一个么妹子。依照常理，王玉秧应当是全家的宝贝疙瘩。情况却不是这样。生下第七个女儿之后，王连方不依不饶，重新鼓足了干劲，回到床上又努了一把力气，终于生了个小八子，是个男的。这么一来么妹子很不值钱了，充其量只不过是做父母的为了生一个男孩子所做的预备，一个热身，一个演习，一句话，玉秧是一个附带。天生不讨喜，天生招父母的怨。事实上，玉秧并不是她的父母带大的，起先带玉秧的是她的大姐玉米，玉米出嫁之后，玉秧只好搬到她的爷爷奶奶那边去了。是爷爷奶奶一手把玉秧拨弄大的。玉秧嘴讷，手脚又拙巴，还不合群。也好，做父母的、做爷爷奶奶的反而省心了。可是有一样，玉秧上学之后她的老师们马上就发现了，玉秧爱学习。闷头闷脑，舍得下死功夫，吃得下死力气。虽说学业并不拔尖，可是很扎实。她能把课本一页一页地背下来，一本一本地背下来。玉秧考上城里的师范学校，老校长的脸上有了光，一定要玉秧留下几条学习方面的经验。玉秧站在教师的办公室里，背对着墙，鞋底在墙上不停地摩擦，憋了半天，留下了一条金科玉律，就一个字：背。真理是多么的简单，多么的朴素。老校长激动了，他一把抓住玉秧的手，说：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玉秧的经验一定要推广。从下学期开始，号召同学们向玉秧学习，背！”老校长在激动之余补发给了玉秧一张三好学生的奖状，并教导玉秧，到了城里，

一定要注意三个方面。老校长扳起了手指，他的中指、无名指和小拇指分别代表了身体好、学习好和工作好。

王玉秧在王家庄度过了一个扬眉吐气的夏天。每一天都很孤独。但是，这是一种别样的孤独，和以往的不一样。以往的孤独是没有人搭理，带有被遗忘、被忽视的性质。一九八二年的这个夏天，玉秧虽说还是孤零零的，然而，这是鹤立鸡群的孤独。玉秧是鸡群里的一只鹤，单腿而立，脑袋无声地掖在翅膀底下，每一片羽毛都闪耀着雪白的光。这样的孤独最是凄清，却又凝聚着别样的美，别样的傲，是展翅与腾飞之前的小憩，随时都可以化成一片云，向着天边飘然而去。最让玉秧感到自豪的是，事情都惊动了大姐玉米了。大姐玉米特地从断桥镇回了一趟王家庄。任务很明确，“家来”看看“我们家秧子”。玉米虽说是玉秧的大姐，以往却和玉秧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瓜葛。在玉米的眼里，玉秧还是个孩子。偶尔回一趟娘家，几颗硬邦邦的水果糖就把玉秧打发了。一边玩去，玩去吧，啊。玉米这一次回来得相当正规，她的头发已经盘到了脑后，主要是人胖了，嘴里也装上了一颗金牙。虽说只是薄薄的一层铜，发出来的到底还是金光。有了这样的一层金光陪衬着，笑起来就有了热情和主动的意思。喜气洋洋了。为了让嘴里的金牙最大可能地展示出来，玉米格外地爱笑，幅度也大了。玉米虽然是公社里的干部娘子，这一回却没有摆官太太的架子，而是亲自掏了腰包，专门为玉秧办了两桌酒。村里的领导和玉秧的老师都来了。玉秧坐了“桌子”。这个“桌子”也就是酒席，标志着一个人的身份。长这么大，玉秧还是第一次在正规的酒席上坐上桌子，很不好意思。

思，却又很自豪。只能抿着嘴笑。而从实际情况来看，“桌子”上却没有玉秧这么一个人。玉米在张罗。玉米在酒席上呼风唤雨，脖子一抬一杯，脖子一抬又一杯，酒量特别大。甚至有那么一点蛮横和莽撞。最后还以玉秧的名义替王玉秧喝了。玉米喝得不少，大家都以为她会醉。没有。还是一杯一杯的。酒席过后王家庄的人知道了，玉米现在能喝，有一斤半的量。喝完了还不误事，村干部陪着她打了两个小时的扑克，玉米把扑克牌甩得噼噼啪啪的，每一张都压在人家的细腰上，严丝合缝。三局扑克过后，玉米钻到了玉秧的帐子里头，玉秧已经睡着了。玉米推醒玉秧，当着玉秧的面，在油灯底下数票子。票子都是五块钱的大面额，连号，崭新，能劈豆腐，能抽人家耳光。一看就知道不是扑克牌上赢来的，而是专门为玉秧准备的。玉米一共数了十张，五十块。另外还有二十五斤粮票，全国通用。相当大的一笔数目，足以惹出人命了。玉米把五十块钱和二十五斤粮票递到玉秧的跟前，故意弄得凶巴巴的，其实是亲。命令说：“细丫头，拿着！”玉秧一脸的瞌睡说：“搁那儿吧。”玉米说：“睡糊涂了。睁开眼睛看看，这是什么？”玉秧还是瞌睡，一点都没有受宠若惊的样子，说：“还是睡吧。”又把眼睛闭上了。玉米望着玉秧的后脑勺，没有料到这样的局面，这个呆丫头就是这么不领她的情，说话的腔调也变了，完全是一个城里人了，都学会四两拨千斤了。玉米没有再说什么，把五十块钱和二十五斤全国通用粮票塞到玉秧的枕头底下，吹了灯，侧在玉秧的背后，睡下了。究竟喝了不少的酒，一时睡不着。玉米想，还是玉秧大出息了。这丫头谁都不靠，完全靠她手里的一支笔，一

横一竖，一撇一捺，硬是把自己送进了城。这是很不简单的，特别的过得硬。早几年想都不敢想。玉米在心里说，呆人有呆福。细丫头真是碰上好时候了。大出息了。

运动会上的第二天是星期天。几乎所有的同学都会利用星期天的上午睡一个懒觉。其实也睡不着。但是，睡不着并不等于要起床。躺着，胡乱地想想心思，即使饿着肚子，也要比起床划得来。完全是为睡而睡。要不然自然会吃很大的亏。谁也没有想到庞凤华的箱子被人偷了。什么时候被偷的呢？不知道，反正少了十六块钱的现金，外加四块钱的饭菜票。庞凤华的牙膏一直放在自己人造革箱子里，她有一个很好的习惯，每天早上利用挤牙膏的工夫检查一下自己的钱物。钱物不翼而飞了。不小的数字。这可不是一般的事。

星期天的上午，北京时间十点十五分，八二（3）的同学全体集中。许多同学还没有吃早饭，王玉秧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洗脸刷牙。班主任来了。学生处的钱主任也来了。庞凤华没有来。她单独留在了宿舍，正在给派出所的公安员做笔录。离开宿舍的时候许多同学都看到了庞凤华，她坐在床沿边，散着头发，上眼皮都已经肿了，很哀怨，一点力气都没有。公安员给她倒了杯开水，她碰也没有碰一下。那是真心的悲痛，和昨天在田径场上不一样，装不出来。教室里的人齐了，年轻的班主任站在黑板的旁边，脸色相当难看。他的身体站得像标枪一样直。他在等待钱主任说话。钱主任却不开口，嘴抿着，撅着，嘴边的两条咬纹却陷得特别地深。他从走进教室的那一刻到现在都没有开口。钱主任终于点上了香烟，吸

了一大口，慢慢地噓了出来。钱主任说话了，他说：“我姓钱。”钱主任说：“谁有胆子给我站出来，把我偷回去。”钱主任的话引来了几声笑声，但是笑声立即停止了。钱主任不像是说笑话。他的表情在那儿。钱主任说完这句话之后停顿了相当长的时间，眼睛像黑白电影里的探照灯，笔直地射出两道平行的光。两道平行的光从每一个同学的脸上划过去，咯吱咯吱的。如果你扛不住，低下了脑袋，钱主任会立即提醒你：“抬起头来。眼睛不要躲。看着我。”

钱主任一心扑在工作上，学生的工作做得相当地细，有生活上的，有工作上的，还有思想上的。这一点即使在全省师范类的学校中都很著名。钱主任已经连续两年被评为省市级的先进工作者了。奖状就挂在办公室的墙面上。钱主任在“四人帮”的时期坐过牢，平反之后，上级领导原想调他上来，到局里去。但是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钱主任谢绝了，坚持在下面。钱主任说，他热爱学校，热爱教育。最终还是留了下来，钱主任在师范学校开始了他的第二个春天。钱主任格外地努力，希望把学生的工作做得更细，更深，把损失的时光补回来。用钱主任自己的话说，“上到死了人，下到丢了一根针”，他“都要管”。谁也别想瞞着蚊子睡觉。管理上相当有一套。所谓的管理，说白了就是抓。工作上要抓，人也要抓。钱主任伸出他的巴掌，张开来，紧紧地握住另一只手的手腕，向全校的班主任解释了抓是怎么回事。所谓抓，就是把事情，主要是人，控制在自己的手心，再发出所有的力气。对方一疼，就软了，就抓住了，抓好了。钱主任的解释很形象，很生动，班主任们一看就明白了。要是细说起来，师

范学校的每一个学生都对钱主任都有几分的怵。走路的时候总要绕着他。同学们发现，这样的時候钱主任其实并不凶，反而把绕着走路的同学喊过来，亲切地问：“我是大老虎？”钱主任不是大老虎，只是一只鹰。你不怎么看得到他，可他总是能够看得到你。一旦哪里出了问题，有了特殊的“气味”，他的阴影一定会准确及时地投射在大地上，无声无息，盘旋在你的周围。这会儿这只鹰正栖息在八二（3）班的讲台上，一双鹰眼紧紧地盯着下面。他又开始开口讲话了。他的话题却绕开了这一次的失窃事件，让人有点摸不着头绪。但是，凛然的气概还是渲染了每一个人，震撼了每一个人。“我们的校长，当然也包括我，想建立怎样的一所师范学校呢？”钱主任劈头盖脸问了这样一个严肃的大问题。“我很赞同我们的校长。”钱主任自答说，“我们的校长说了，第一，铁的纪律，第二，铁的校风。八个大字。”钱主任用他的食指不停地点击讲台的桌面，提醒同学们“铁”是什么。当然了，铁是什么，“同学们都见过”。用不着钱主任“多说什么”了。钱主任围绕着“铁”这个最为普通的金属把话题慢慢引上了正路。“铁为什么能够无坚不摧？是因为铁被炼过了，它很纯。如果铁的中间有了渣滓，有了杂质，铁就会断。大厦就会倒。”钱主任接着问，“我们的工作是什么？很简单，把杂质查出来，并且剔除出去。”教室里一片阒静，都能听得见粗重的喘息了。差不多每一个同学都听见自己的呼吸，不少同学的脸都憋红了。钱主任总结说：“最后我送同学们八个大字：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散会。”

庞凤华的饭菜票和现金一分都没有少。因为有一万米的

赛事，庞凤华匆匆忙忙的，顺手把钱物都带在身上了，掖在了内衣的小口袋里头。庞凤华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并没有留神，上了跑道又跑得太猛，后来全忘了。那些钱物还是庞凤华第二天洗衣服的时候自己掏出来的。带着庞凤华的体温，甚至还带着庞凤华的心跳。不过事情已经闹开了，都惊动了派出所了，庞凤华哪里敢说。蹲在盥洗间里，又哭了。脸上凄苦得很。别人都劝不动。越劝庞凤华哭得越伤心。后来连劝的人都一起哭了。这个不能怪人家凤华，这样倒霉的事，换了谁谁不难过。

庞凤华在当天的晚上找到了年轻的班主任，班主任住的是集体宿舍，这会儿同宿舍的其他人都打康乐球去了，只留下了班主任一个，正趴在桌子上批改作业。庞凤华进来了。两只手紧紧地扶着门框。班主任扭过身子，示意庞凤华坐。办公桌的旁边是老师的单人床，庞凤华只能坐到老师的床上去了。庞凤华一脸的凄惶，坐得很慢，尤其是快要落座的时候，她扭着她的腰肢，用她的屁股缓缓找到了床沿，这才坐下了。年轻的班主任发现庞凤华坐得实在是漂亮，腰肢里头有了很独特的韵致。别看庞凤华的脸蛋长得不怎么样，屁股上的那把倒还真的是风姿绰约。这一点给了年轻的班主任相当深的印象。一下子就对庞凤华产生了同情了。班主任咽了一口，关切地说：“发现新的线索了没有？”庞凤华望着她的班主任，无声地摇头。很憔悴。带上了几分的苦楚。班主任叹了一口气，想，钱被人偷了，一定是生活上遇到困难了。班主任取出钱包，拿出十块钱，递到庞凤华的跟前，说：“你先应付几天吧。”这样的举动在庞凤华的那一头分外地感人了，庞凤华

望着老师手里的钱，眼里的眼神定住了，一点一点闪出了泪光。她的目光慢慢移到了老师的脸上，最后，和年轻的班主任对视了，定定的，汪开了一层泪，厚厚地罩在眼眶里头。庞凤华说：“老师。”说不下去，又哭了。庞凤华这一次没有坐着哭，而是趴下了，伏在了班主任的枕头上，两只肩膀一耸一耸的。班主任坐到庞凤华的身边，很小心地伸出手，拍了拍庞凤华的后背。庞凤华的后背很猛烈地扭动了几下，意思很明确了，不要你管。但是做班主任的怎么能不管呢。又拍了几下。班主任的巴掌一直拍到庞凤华的心坎里。格外地催人泪下了。这一次庞凤华没有扭，哭得却加倍的揪心。全身都在哽咽。班主任都很心疼了。这样持续了两三分钟，庞凤华妥当了，悄悄站起身来，无声地接过班主任手里的钱，坐到了班主任的椅子上。她把钱压在了老师的玻璃台板底下。顺手拿起班主任的手绢，擦过眼泪，回过头来看看她的老师。庞凤华望着她的老师，突然又笑了。迅速地把嘴抿上，还把笑容藏到了手背的后头。庞凤华扭头就走，一点过渡都没有。她在走出门口的时候，猛地回过脑袋，发现她的老师还坐在床沿上，对着桌面上的手绢两眼茫茫。

案子悬在那儿。依照庞凤华的口述，公安人员并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。这一来派出所的同志也很难办了。星期一的下午，八二（3）的同学们发现，一直停在行政楼前的警车已经开走了。人家有更重要的任务，不可能为了十几块钱的事情无端端地耗警力。可是，钱主任说了，“案子一定要破”。这一来校方的任务自然很重了。保卫科和学生处的老师们工作得相当深入。有分工，有组织。从实际情况来看，已

经是一个专案组了。他们夜以继日。网已经撒开，再狡猾的鱼都不可能漏网。钱主任在行政会议上说，抓一个小偷是次要的，关键是一定要树立一个反面的典型，寻找一个反面的教材，利用这个机会狠狠整顿一下学生的思想作风。钱主任说，最近一段时间学校里的风气很不好，有几个男生留起了长发，有几个女生穿起了喇叭裤。那是头发吗？那是裤子吗？“我四十三岁了，没见过。”而校外一些不良青年的行为更需要防范，他们经常戴着蛤蟆镜，提着一台三洋牌录音机，一边播放邓丽君的靡靡之音，一边在校门口晃荡。美酒加咖啡，何日君再来，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？这些都是危险的苗头。要杀。不能手软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钱主任问，这里是师范学校！“种种迹象表明”，钱主任指出，“社会上的不良作风”已经渗透到校园里来了。这个风气一定要“杀”！不要指望自生自灭。不能放松我们的警惕。

钱主任制定了一个政策，外松内紧。所谓外松，一方面要保证学校正常的运转，另一方面也是给极个别的同学一个麻痹，一个松懈，好引蛇出洞；所谓内紧，就是大家的眼睛要睁大一点，“那根弦不能松”。不过，从实际的情况看，“外面”还是松不下来。每一个人还是很紧张。就说王玉秧，跑完三千米之后她究竟做了什么，这就不容易说得清。说不清就暗含了危险性。她为什么要一个人回宿舍呢？玉秧犹豫了两天，到底还是找到了心理学老师黄翠云，是一位女教师，担任着学生处的副主任。玉秧决定这样做还是很有头脑的，再拖下去，身上干净了，那就不好说了。玉秧老老实实把情况告诉了黄老师，她之所以回到宿舍，主要是身体有了特殊情

况。黄老师听完了王玉秧的陈述，把玉秧带进了女厕所。让玉秧解下裤子，把东西翻出来，看了。情况属实。这个是作不了假的。黄老师四十多岁了，曾经被错打成右派，平反之后才从县城调进师范学校。黄老师可不像钱主任，很温和，爱笑，像一个母亲，甚至，像一个大姐。虽然也是主任，可是黄老师不允许任何一个同学喊她主任，只能喊老师。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心中有相当高的威信。黄老师检查完了，笑了笑，说，“这能说明什么呢王玉秧同学？”玉秧想，是的。这能说明什么呢。身上有特殊情况，只能证明王玉秧一个人回到宿舍了，只能反过来证明王玉秧的确在案发的现场，并不能证明其他。王玉秧的鼻子上全是汗，傻乎乎地站了好大一会儿，很莽撞地说：“不是我偷的。”黄老师轻声说：“在没有查出来之前，谁都是可能的。包括我，也是可能的。你说是不是呢？”这一来王玉秧不好再说什么了，人家黄老师都把自己放进去了，玉秧再狡辩，显然就有态度上的问题了。

排查的范围一会儿缩小，一会儿放大，但是，没有结果。案情难以突破。一眨眼已经拖到第四天了。在这四天里头，八二（3）班的同学对铁的纪律、铁的校风有了极为切肤的认识。准确地说对“铁”这个金属有了极为切肤的认识。铁是没有表情的。不言不语。不声不响。但是，铁很重。很硬。有一种霸蛮的力量。同学们对“铁”产生了一种极度的恐惧。因为铁的静止永远都是暂时的，它一旦行动起来，没有人知道后事如何。同学们发现，任何东西发展到一定的火候，它都有可能变成铁。比方说，事件。比方说，时间。比方说，心情。它们现在都是铁。很重。很硬。横在八二（3）每一个同

学的面前和心里。八二（3）班死气沉沉。每个人都轻手轻脚的，生怕哪儿碰到了铁，当的一声，或者说，什么声音都没有，铁已经把你的皮肉带走一大块。

比较下来，王玉秧承受的压力则要大得多。这种力量并不只是来自校方，在很大的程度上，它来自于同学们的中间。甚至，它来自于王玉秧自己。王玉秧说不清楚了。玉秧嘴笨，说不清就不说。但是，抬不起头来。玉秧可以麻痹自己，其他班级的同学可是麻痹不了的，他们的眼睛是“雪亮的”。关键是，他们的想像力同样是“雪亮的”。同学们当中已经流传开了，王玉秧和钱主任已经进入了“僵持性的阶段”。双方都在攻心。就看谁挺得住。不是西风倒东风，就是东风压西风。静止肯定是暂时的。同学知道，暴风雨会来。一定会来。

暴风雨来了。相当地突然。一点都没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势，相反，很平静。当然，这种平静是学校里领导的那一方，同学的这一头却从来也没有消停过，所谓风欲静，而树不止。星期六的上午，北京时间九点整，钱主任，黄老师，八二（3）班班主任，三个人呈品字形，一起走向了八二（3）班。同学们早就到齐了。钱主任满面春风，是那种如释重负的样子。难得一见的轻松。黄主任却反过来了，惆怅得很，一点都不像平常那样亲切，反而心头压力重千斤。同学们望着钱主任的脸，知道破案了，事情终于有了结果了。但是，因为具体的名字还没有说出来，反而更叫人揪心。教室里的气氛严峻异常。王玉秧咽了一口，所有的人都咽了一口。同学们的紧张是有道理的。天上飞来了一只铁疙瘩，在它落地之前，谁会知道这只铁疙瘩会砸到哪个人的脑袋呢。班主

任进门了，站在黑板的左侧。黄老师进门了，站在了黑板的右侧。钱主任最后进来了，直接走上了讲台。同学屏住呼吸，以为钱主任会立即宣布什么的。钱主任却没有那么做，而是避实就虚，鼓掌了。同学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。但是，既然领导都鼓掌了，被领导的当然跟着鼓掌。掌声很寥落，稀稀拉拉。钱主任在耐心地等待。等教室里全部平息下来了，钱主任高声说，他首先代表校支部、校行政，代表八二（3）班的全体同学——不包括个别人——感谢我们的公安战士。钱主任说，公安战士其实每天夜里都在学校里工作，现在，真相大白了。钱主任伸出他的胳膊、他的手、他的手指，绕了一圈，指着下面说，偷钱的人就在这间教室里头，就在他的眼皮底下。“这位同学的眼睛现在正看着我。”教室里的空气在一点点地往里收，都有些烫了。钱主任还想再说些什么，黄老师却病歪歪地，走上了讲台。她拦住了钱主任。黄老师请求钱主任让她说两句。黄老师很疲惫，很沉痛，好像刚刚哭过，好像刚刚从病床上支撑着站了起来。黄老师说：“同学们，我是一位母亲。我想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和同学们谈几句。”

黄老师一开口同学们就已经被感动了。她的声音很小，还有点喘。听得出是在努力，是在化悲痛为力量。黄老师首先介绍了她的儿子与女儿。儿子在北京读书，北大；女儿在南京读书，南大。黄老师说，她为她的女儿感到自豪。黄老师说起女儿的时候声调是那样的绵软，表情是那样的柔和，洋溢着母性的慈爱和挂牵。无端端地叫人悲伤。同学们云里雾里，不知道黄老师在这个紧要的关头说这些事做什么。可是，同学们立即从黄老师的谈话里头知道了她的良苦用心。昨天

晚上学校里头已经开过行政会议了。会议决定，一定要开除那位至今不肯悔悟的同学。黄主任的眼眶红了，目光像雾一样湿润。黄老师很坚决地说：“我不能同意！”

黄教师开始了回忆，她回忆起了遭到不公正的待遇的日子，儿子在乡下发烧的事，四十度一，还抽了筋，抢救了半个小时。她回忆起了她的女儿，四周岁的那年曾因为食物中毒而危在旦夕。这些事情都是黄老师心中的痛，令人伤感。黄老师流泪了。黄老师对着钱主任说：“哪有孩子不生病的？！哪有孩子不犯错误的？！”钱主任哑口无言。黄老师的话像春风，像春雨，一丝一丝，一瓢一瓢，飘拂在同学们的心头，浇灌在同学们的心坎上。同学们低下了脑袋，每一个人都流下了悔恨的泪。黄老师擦干了眼泪，说：“我已经向学校的党支部提出了请求，请求校领导给我最后的机会，再给我两天的时间。我相信，这位犯了错误的同学一定会自新，会主动承认错误。他一定会到邮局去，把不属于他的钱物寄给我。我是一位母亲，同时也是一位党员。我以母亲和党员的双重身份向你们保证，只要你寄来了，内部处理。相信我，孩子们，千万千万不能存有侥幸心理。公安人员已经在庞凤华的箱子上提取了指纹了呀！谁碰过庞凤华的箱子，公安局一目了然。我们更是一目了然。公安局一旦来抓人，那就说什么都晚了呀！”黄老师已经很急了，恨铁不成钢，又流泪了。“相信我孩子们，这是最后的机会了，不要再让你们的母亲伤心了。”

黄老师声情并茂。她的话好几次都哽咽住了，差一点哭出声来。她的话温暖了八二（3）同学的心，擦亮了八二（3）班同学的眼睛，鼓足了八二（3）班同学的勇气。功效立

竿见影。星期一的上午，第二节课之后，汇款单寄来了。然而，黄老师拿着汇款单，望着钱主任，犯难了。这一次是真的犯难了。依照事先的部署，从汇款单上对照汇款人的笔迹，准确无误地找到偷钱的人，原本是很容易的。但是，谁能想到一下子寄来了四张呢。再怎么讲，二十块钱也不可能被偷走了八十块，逻辑上就站不住。钱主任、黄老师还是搬来了八二（3）班的作文本，查出来了，汇款人分别是孔招弟、王玉秧、邱粉英，还有一张是用左手写的，一时不能肯定。黄老师把四张汇款单拍在钱主任的桌面上，说：“你看看，这到底是谁？”钱主任笑笑，叹息一声地说：“老黄，你也有二十年的政治经验了，正面的有，反面的也有。有人愿意主动承认错误，这又有什么不好？”黄老师用右手的掌背拍着左手的掌心，说：“我是说怎么处理这八十块钱！”钱主任把不能肯定笔迹的那一张汇款单放到黄主任的面前，关照说：“把钱取出来，还给庞凤华。”黄老师问：“另外的三张呢？”钱主任把另外的三张锁进了抽屉，说：“先放在这儿。”黄老师说：“六十块呢，不是小数字，不能浪费喽哇。”钱主任说：“怎么会浪费呢。不会浪费的。怎么会浪费呢。”黄老师有点摸不着头绪，小心地说：“究竟怎么办呢？”钱主任说：“你呀，小黄，怎么说你好呢。有些事，宜粗不宜细。把问题放在那儿，搁在那儿，比处理了更好。就这么说了。哈，不要再提它了。都过去了。哈。”

被偷的钱寄回来了，全校的同学都知道，寄回来了。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，“我没偷不是我偷的”，还有比这更好的结局么？没有了。放松之后必然就是观望。同学们就是想

看一看，到底是谁偷了。但是结果令人失望，他们等待了四五天，学校的布告栏上一直没有张贴处分通告，看起来真的是内部处理了。玉秧心存感激。内心的喜悦可以用劫后余生来形容。但是感激归感激，轻松归轻松，说到底还是冤。冤哪。这不是不打自招又是什么？不过玉秧退一步想，不招又能怎么样呢？人家派出所的人已经查出指纹了。庞凤华的箱子玉秧有没有摸过，玉秧一点底都没有。想不起来了。从常理上说，同在一个宿舍里头，真的很难免。万一指纹碰巧就是玉秧的，公布了，玉秧的活路就死了。这个赌玉秧打不起。赌注太大了。玉秧想，还是这样好。反正也没人知道。别人怎么猜就让别人猜去吧。逃过了一劫，总是好的。怎么说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呢。无论如何，玉秧睡了一个踏实觉。真的踏实了。没有比这更好的结局了。可是，怎么到现在都没有人找玉秧谈话的呢？这是不是就叫做内部处理呢？肯定是了。看起来领导还是讲信用。玉秧信得过。领导这样宽大。自己就不要再疑神疑鬼的了。要不然，对得起谁呢。

鉴于师范学校的新情况、新形势，师范学校的校卫队在元旦的前夕终于成立了。学校里拨了专款，买了军用黄大衣，一个人一件。同时配备的还有一条军用皮带。当然，校卫队的成立大会上钱主任说了，这些财产都是集体的，每一个同学都要好好爱护，毕业的时候还要交到集体的手上。话虽然这么说，校卫队的同学对军用大衣和军用皮带显然并不爱护。为了威风，显示出他们的与众不同，他们整天都要把大衣扛在肩膀上，把皮带束在腰里头。这是可以理解的。再说了，能进校卫队，对每一个同学来说也实在是一份荣誉。它至少表

明，这些同学都是班级里头的积极分子。是通过无记名投票，民主选举，再经过组织上的严格挑选，审查，这才正式产生了。一个班才一个，男女生都有。成立大会上钱主任专门和校卫队的同学讲了话，钱主任强调，校卫队的任务就是要保卫好学校，就是要保护人民财产的安全。钱主任站起来，大声问：“同学们有没有这个决心？！”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：“有！”回答很整齐。男同学的声音浑厚有力，而女同学的，反而更清脆，更悠扬，更响亮。在礼堂的悬梁上盘旋的时间特别长。这阵绕梁的声音里头就有庞凤华。

说起来也真是怪了，自从丢了钱，庞凤华的人气直升，一下子都成了师范学校里的风云人物了。就好像她不只是丢了钱，而是拾金不昧、见义勇为了似的。当然，庞凤华并没有骄傲，比以往更为谦虚，完全是一副品学兼优的样子。这只能说明庞凤华真的是今非昔比了。玉秧想，丢钱这样的好事怎么就摊不上自己的呢？说起来还是没那个命。八二（3）班民主选举校卫队员的时候，庞凤华的得票一路飙升，居然排在了第二。连玉秧都投了她的票。细想起来一点道理都没有，可当时就是这么做了，人这个东西真是太奇怪了。按理说，庞凤华得第二，依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，还是不该进校卫队的。但是，班主任“集中”了一下，庞凤华最后进去了。班主任说，得票最多的体育委员班里的工作还需要他，这一来只能是庞凤华。庞凤华不仅穿上了黄军装，腰里头还束上了长皮带。人也漂亮了。像一个女军人。像一个女警察。英姿飒爽的，还威风凛凛了。当选了校卫队员之后，班主任特地把庞凤华喊到了自己的宿舍里头，和庞凤华谈了一次心。班主任

说，希望庞凤华在“各个方面”更积极，成为真正的积极分子，起到一个表率 and 榜样的作用。班主任让庞凤华“坐下来”。庞凤华却不肯，只是站在老师的办公桌前，手指头不停地在玻璃台板上抚摸。十块钱至今还压在玻璃的下面，斜着，靠在老师的课程表旁边。一次都没有动过。庞凤华的手指头在玻璃上来来回回的，脸上一直在笑。其实每一次抚摸的都是那张纸币。老师后来站起来，在宿舍里转了一圈，把门关上了。再次坐下来的时候班主任却毫无缘由地紧张了。而庞凤华的脸上却失去了笑意，手指头在台板上有些机械，心不在焉，眼睛总是向上翻。班主任不说话，只是沉默。静了相当大的工夫，庞凤华突然说：“你在大学里谈过恋爱的吧。”庞凤华没有说老师，直接说你，又是这样的话题，在班主任的耳朵里无异于一声惊雷。班主任说：“胡闹，怎么可以问这样的问题！”这样静了一会儿，班主任突然说：“谁会看上我啊。”庞凤华说：“老师瞎说。”后来庞凤华又补了一句：“老师你就是瞎说。”眼睛再也不肯对视了。庞凤华侧过脸，眼睛却还是盯着玻璃台板底下的钱，说：“怎么不收起来，你钱多啊？”班主任笑笑，说：“班里有一位同学遇到了困难，可是这位同学不肯接受。”庞凤华无声地笑，说：“谁呀？这么不知好歹。”顺手把台板掀起来，抽出钱，捏在了手上，转身就走。庞凤华的举动实在太出乎班主任的意料了。班主任坐在原处，望着门，门在晃动。班主任的眼睛一下子失神了，禁不住浮想联翩。第二天的上午班主任老师走上了八二（3）班的讲台，庞凤华的位置却空在那里。过了两三分钟，庞凤华来了，可以说姗姗、姗姗、来、迟。庞凤华穿着草绿色的军大衣，脖子上

却围了一条围巾。鲜红鲜红的，很跳，扎眼得很。庞凤华喊了一声报告，班主任说：“请进。”很上规矩。庞凤华进了教室，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去。这一切都是普普通通的，很日常，没有半点异乎寻常的地方。可是年轻的班主任似乎从鲜红鲜红的围巾上得到了特别的鼓舞，眼睛亮了，劲头足了。他大声说：“为什么说，资本来到世上，从头到脚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？请把课本翻到第七十三页。”班主任的声音特别洪亮，在墙上跳。只有他自己意识到了，只有庞凤华注意到了。和别人没有一点关系。众目睽睽的，却又秘而不宣。真是太奇妙，太幸福了。

校卫队的总负责人是魏向东。学校工会的生活委员。说起来魏向东在师范学校里头应当说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了。魏向东原来是一个留校的教师，除了工作上肯卖力气，没有任何出人头地的地方。挺温和的一个人。胆子相当小。“文革”到来之后魏向东老师自己把自己吓了一大跳，没想到自己还有这样的一手：拳头硬，出手又火爆，很快就“上去”了。魏向东的出手使得师范学校的革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，可以说烽火燎原。当然了，回过头来看，那只是一场梦。历史很快还原了魏向东的真面貌。他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是一个打砸抢分子，属于“三种人”。老书记从大牢里走出来之后，官复了原职，老师们以为魏向东一定会倒大霉了。魏向东没有。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老书记非常大度，书记说了，“不要搞阶级报复。要团结。要稳定。”阶级报复“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”。老书记的话决定了魏向东的命运。做过十七次检查，流过二十六次眼泪，发过九次毒誓之后，魏向东重新走上了工

作岗位。他来到了保卫科。因为保卫科就是魏向东一个人，所以，魏向东同时担任工会里的生活委员。工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，主席历来都是由副校长兼着，虽然像模像样地挂着一块牌子，还拨了一个专门的办公室，而从实际情况来看，还是魏向东一个人。这一来工会就不再像工会，而成了保卫科，成了专政的机关了。工会的生活工作说穿了其实就是妇女工作。魏向东给女教师发避孕药，避孕套，卫生巾，洗发膏。工作干得很卖力气，相当好。关键是，魏向东的心态调整得很端正，能上，能下。所谓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到底还是一条好汉。他在工会会议上对全体女教师说：“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就不要拿我当男人了，你们甚至都不要拿我当人——我现在是妇女用品。你们什么时候用，什么时候来。”魏向东五大三粗的一个人，他这样说，让女教师们笑得都直不起腰杆子。要是换了别人，女教师们一定会骂臭流氓。可是，这句话由魏向东说出来，不一样了。一个横刀立马的人，摔了大跟头，还能够这样，真是很不错了。魏向东和女教师们打成一片，和她们的关系格外地融洽。比方说，女教师们来领“工具”了，他会说：“张老师，这个是你的，你丈夫的直径三十三毫米；王老师，这个是你的，你丈夫的直径三十五毫米。”都要死了！都说这样粗的话了。魏向东说：“我粗，我承认还不行吗？我的确很粗。”说说笑笑，打打闹闹。女教师不仅不讨厌，反而都喜欢这样热心肠的人。又挺风趣。谁不喜欢笑，谁不喜欢欢天喜地的。谁还想绷着一张阶级脸过日子呢。

让魏向东主持校卫队的工作，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。但

是，校领导还是严格地走完了组织上的程序。先由钱主任动议，书记再亲口同意，这才定下来了。校卫队还是由魏向东来抓比较合适，魏向东有这样的能力。上学期学校里来了两位小偷，魏向东把他们抓住了，一不打，二不骂，只是把他们反绑起来，从医务室里拿来了两张伤湿解痛膏，一只眼睛上贴上一张。两个小偷站在操场上，能走，能跳，能跑，就是逃不掉。他们用脚四处摸，像在水底下摸鱼，样子十分地好笑。七个小时之后，他们自己就跪下了。号啕大哭。连老书记看着都笑了。私下里承认魏向东在教育管理上的确有一套。校卫队反正也不是什么重要的岗位，让魏向东发挥发挥余热，发挥发挥特长，对他自己，对工作，终究是好事。当然，鉴于魏向东的特殊情况，即使是使用，也只能是“有控制地”使用。这个“控制”，分寸上由钱主任来掌握。“小魏，你看怎么样？”钱主任坐在学生处，这样对魏向东说。魏向东只比钱主任小十一个月，但是，钱主任历来都喊魏向东“小魏”，这一来自然就有了上下级的意味，有了领导与被领导的意味。小魏站在钱主任的对面，像一个学生，很诚恳地说：“钱主任怎么说，我怎么执行。”钱主任说：“多汇报。”小魏说：“是。”钱主任很满意。钱主任这样的人就这样，不喜欢马屁精。你要是真的拍了，钱主任也能够一眼看出来。但是，钱主任喜欢说话办事都恭恭敬敬的人。钱主任很满意，说：“去吧。”

校卫队负责人，这个称呼相当地模糊。它可以说是一个职务，也可以说不是一个职务，然而，这个不要紧。最要紧的是魏向东的手下又有了一群兵，又有了可以使用的人了。这

一来就和一般的闲职区分开来了。再怎么讲，魏向东现在从事的也是一项“领导工作”。特别地令人欣慰。魏向东上任后不久就开始分别找人谈话。个别交谈，这样的工作方式魏向东还是喜爱，所以保留了。晚自修的时候王玉秧亲眼看到魏向东把庞凤华叫出了教室，站在走廊里头，两个人都很认真，十分亲切地交谈了很久。玉秧想，人家庞凤华现在是积极分子了，往后在她的面前还是要注意一些，不要说得太多。不过玉秧又想，自己在班里头什么也不是，属于长江里的一泡尿，有你不多，没你不少，好事和坏事都轮不上，操这份闲心做什么。这么一想玉秧坦然多了。可是，这种坦然有那么一点特别，不疼不痒，不苦不甜，却有点酸。玉秧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。玉秧知道，自己对庞凤华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嫉妒了。玉秧不敢和别人较劲，可是，私下里头，觉得和庞凤华还是有一比的。现在倒好，自己在庞凤华的面前彻底地落了下风了。同学们私下说，经过班主任老师的点拨，庞凤华现在已经能够读得懂朦胧诗了，这是很不简单的。看起来庞凤华的进步的确是很显著了。

不过王玉秧还是妄自菲薄了。其实好运已经落到王玉秧的头上了，只不过玉秧不知情，魏向东老师还在仔细地考察罢了。魏向东到底有整顿和治理方面的经验，在骨子里头，他对校卫队其实信不过。校卫队的同学虽说都是积极分子，却有一个致命的毛病，一个个都在明处，同学们对他们反而是防着的。涉及到同学们思想上的问题，灵魂上的问题，他们就靠不住了。要想了解学生内部的情况，真正掌握他们的一举一动，必须从他们的内部寻找到合适的哨所，也就是千里

眼与顺风耳。关键是，这样的同学不能太显眼，太招摇，正反两方面都不能太冒尖。如果这样的同学每个班都能发展一个，魏向东相信，他一定能对师范学校的总体状况有一个方向性的把握。当然，这样的同学只能是无名英雄，不能公开，只对魏向东他一个人负责。

玉秧再也没有想到魏向东老师居然会认识自己。魏向东老师把“王玉秧”这三个字喊得清清楚楚，还对她招了招手。显然是在招呼她了。王玉秧受宠若惊。但多少还是有点紧张。偷钱的事虽说早就过去了，终究还是玉秧的一块心病，特别怕老师叫她。玉秧直接让魏老师喊到总值班室，没敢坐，老老实实的，眼皮都不敢抬。简单地扯了一会儿闲谈，玉秧发现魏老师其实是一个蛮随和的人。虽说身材魁梧，骨架子大得很，看上去五大三粗的，人并不凶，反而不像钱主任那样阴森森的，很开朗，很喜欢大声地笑。魏老师终于把话题引到正题上来了。魏老师说，“我们”在暗地里其实一直在考察王玉秧，一直拿王玉秧作为“我们”培养的对象。魏老师没有说“我”，而是说“我们”，这就是说，魏老师代表的不仅仅是他自己，而是一个庞大的、严密的、幕后的组织。很神秘，很神圣。见首不见尾。作为一个培养的对象，魏老师严肃地指出，王玉秧还是欠缺的。现在的这种样子肯定不行。比方说，在“同心同德”这方面就很不够。魏老师其实是批评王玉秧了。但是，这种批评语重而又心长，带上了恨铁不成钢的焦虑，寄托着未来与希望，严厉，却又苦口婆心。是“组织上”的另一种信任。玉秧从来没有受到这样高规格的传、帮、带，那样的热切，那样的信赖，感人至深了。王玉秧百感交

集，人都恍惚了。魏老师随后向王玉秧交待了具体的工作和任务，具体说来，从现在起，学校里，班里，宿舍里，不论是谁，包括校卫队的队员，只要他们有“异常情况”，玉秧都必须以书面的形式向“我们”汇报。一个星期一次。这就是说，从严格的组织程序来看，庞凤华虽然是校卫队的成员，暗地里其实还是受王玉秧监督，归属王玉秧领导。这就格外迷人了。魏老师的谈话一共持续了二十多分钟。这二十多分钟在玉秧的心中可以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。是一个里程碑。它唤醒了玉秧，它使玉秧坚信自己并不是可有可无的，而是有用的，受到了极度的信赖和高度的重视。由于玉秧的工作带有地下和隐蔽的性质，需要特别地保密，分外地引人入胜。玉秧知道，肩上担子很重了。一下子觉得自己长大了。玉秧在回头的路上一直回味魏老师的话，耳边一次又一次回响起魏老师的谆谆教导。魏老师说了，往后要“多观察，多听，多记，少说，不要出风头”。玉秧对这句话最感到亲切。玉秧过去一直不出风头，并不是玉秧不想，说到底还是能力跟不上。怯场。现在不一样了，和玉秧的能力其实没有关系，玉秧不能出风头，完全是工作上的需要。

学生们所谓的生活，是在晚上的九点半之后。白天的时光虽说很漫长，然而，他们终究不是他们自己。他们的时间像一个档案柜，切开了，变成了一个又一个抽屉。这个抽屉被放进了一日三餐；这个抽屉被放进了广播操，眼保健操，课间休息；那个最大的抽屉呢，又被切开了，变成了一个又一个课时。机动一点的当然也有，那就是傍晚的那一段时光。这

一段时光有点类似于存放杂货的橱子，什么都往里头塞。看上去琳琅满目，其实还是单调，无非是一些集体活动，体育，或者文艺。时间长了，依然是重复。到了晚上，下了晚自修之后，把该整理的整理了，该洗的洗了，该漱的漱了，上了床，他们开始活络了。这个时候如果从远一点的地方看一眼宿舍楼，你会发现宿舍楼很漂亮，每一扇窗口都灯火通明。灯似于某一个童话的画面。北京时间九点三十分，突然，所有的窗口一起黑了。灯灭了。校园里安静下来，宿舍里安静下来，只留下卫生间的夜灯，发出安详柔和的光。窗口黑洞洞的，每一扇窗口都趋于安静。但是，这丝毫不能说明同学们一天的生活结束了。相反，他们一天的生活才算开始。这是一个十分短暂的时光，然而，同学们躺在被窝里，黑灯瞎火的，精力却无比的充沛。脑子像被擦洗过了，亮锃锃的，变得敏感、犀利，具有穿透力，能从事哲学的研究或诗歌的创作。他们是瞬间的哲学家，他们是瞬间的诗人。而嘴巴也变得凌厉，一个最害羞、最不会说话的同学嘴巴上也通了电，噼噼啪啪的全是智慧的蓝色火光。天南地北，古今中外，陈芝麻烂谷子，人际，未来，仇恨，快乐，东一榔头西一棒。当然，一切都是变了形的，带上了青春期的夸张、青春期的激情与青春期的哀怨。他们躺在被窝里头，安安静静的，言语里头有一种幼稚的世故，又有一种老成的莽撞。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诚实的，袒露的，透明的。他们坚信自己无所不知，所有认为他们幼稚的人一定会吃足了苦头。你就等着瞧吧。谈得最多的当然还是学校和班里的情况，同学里的张三李四，老师里的张三李四，以及校门口小吃部里的张三李四。他们闭

着眼睛，好像在休息，脸上的表情却和睁开眼睛一样丰富，也许更要丰富，更要强烈。因为门是闷着的，他们的交谈似乎很私密了。其实也不是。八个人一共有八张嘴，到了第二天的上午，八传十六，十六传三十二，秘密很快就会成为公开的话题。但是没有人计较。如果谈得高兴了，他们会重新睁开眼睛，眼里一抹黑，但这丝毫不能影响他们的智慧，声音变大了，有时候会成为大声喧哗或一阵放肆的笑声。到了这个节骨眼上，楼下会突然传出一声呵斥，那是值班的老师开始干预了：“谁还在说话！”或者是指名道姓的：“323（房间），323！听见没有！323！”喧哗与骚动再一次平息了，每一个同学都闭上眼睛，脸上却笑眯眯的。含英咀华。

玉秧的宿舍是412。412宿舍有五个是城里的同学。加上庞凤华，王玉秧，孔招弟。一共八个，是一个标准间。最活跃、最引人注目的当然还是赵姗姗。赵姗姗会拉小提琴，还能弹钢琴，是班里的文艺骨干，自然也是班里的文艺委员了。在老师的那一头相当地得宠。赵姗姗哪里都好，就是一张嘴招人的怨，喜欢给班里的同学起绰号。最早是给男同学。赵姗姗给人起绰号可以说有独特的禀赋，一针见血，最注重神似。起先还觉得有点牵强，可是，不能想，越想越觉得像。比方说，她说某某某男生是一只骆驼，果然，那个男生的许多动态真的像骆驼了，仅仅比骆驼少一层驼毛。仅此而已。如果在路上遇到了，“骆驼”对女同学点点头，女同学都要会心地一笑，才像呢。不看不知道，世界真奇妙。而某某是一只螳螂，某某是一只猎狗，某某是一只青蛙，某某某绝对是一只癞蛤蟆，至于某某某，正面看不出来，侧面一看，无疑是

一只鸡。而且是公鸡。脖子上的那把一愣一愣的，又机警，又莽撞。当然是鸡了。班里的男同学都蒙在鼓里，其实他们早就是一个动物园了。男同学取完了，赵姗姗的才华却用之不竭。接下来自然是女同学。赵姗姗选择了王玉秧。赵姗姗对玉秧下手并不是对玉秧有什么敌意，只不过赵姗姗太喜欢出风头，特别想炫耀她的那张嘴罢了。这一天的晚上赵姗姗正在用水，突然问宿舍里的同学，你们知不知道王玉秧像什么？大伙儿都不说话。想不出来。几乎所有的动物都想过了，玉秧都不太像。熄了灯，赵姗姗自己把谜底揭开了：玉秧是一只馒头。这时候人们的注意力才从动物的身上游离开去，想起了馒头。可不是嘛，玉秧的后背，尤其是颈项后面的那把，确确实实是那么一回事。王玉秧是馒头。王玉秧的的确确是一只馒头。就这么定下来了。王玉秧躺在床上，什么都没有说，已经受了伤了。赵姗姗其实是欺负她了，摁着她的脑袋把屁往她的鼻孔里放。第二天的上午玉秧甚至都没有到食堂。她不愿意看见馒头，想一想都来气。好不容易熬到晚上，玉秧突然说：“赵姗姗你是油条！”一点过渡都没有。赵姗姗翻了一个身，轻描淡写地说：“我怎么会是油条呢。我不是。我不像。你们说我像不像？我不像。”玉秧说：“那你是稀饭！就是稀饭！”越说越离谱了，连她自己都知道不着边际。一个人怎么可能像稀饭呢。赵姗姗干脆都不理她了。玉秧的话没有受到应有的呼应。很惭愧。不知道下一步该说什么。还是孔招弟给了王玉秧一个台阶，孔招弟说：“睡吧。明天我还要值班呢。”孔招弟也是从乡下来的，暗地里和王玉秧还是有一点统一战线的味道。要不然，这些城里的丫头也太霸道了。必

要的时候还是要有点帮衬才行。按理说这一条统一战线里头应该有庞凤华，可是庞凤华的情况要特殊一点。她是小镇上出来的，虽说也是乡下，可是考上学校之前吃的一直是商品粮，倒也是城市户口，不能算乡下人。不过城里的五个女生并不买她的账，赚她乡气，一直也没拿庞凤华当做自己的人。所以，在两个统一战线之间，庞凤华有些犹疑，一方面高攀不上，一方面又心有不甘，并没有明确的倾向与坚定的立场。玉秧怎么能指望她的帮忙呢。王玉秧的报复没有起到任何效果，受的伤更深了。玉秧就觉得自己太没用，她对自己的恨一点也不亚于赵姗姗。

庞凤华到底还是走进乡下人这个统一战线里来了。可以说被逼上了梁山。赵姗姗的嘴巴也太没有遮拦了。一点顾忌都没有，她居然把“被人偷了”这个恶毒的绰号送给了庞凤华。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庞凤华的一双鞋。上午出门的时候，李冬记得把自己的松紧口鞋子放在窗台上晒太阳的，到了傍晚，却发现自己的松紧口被人拿下来了，换成了一双球鞋。李冬一看球鞋就知道了，绝对是庞凤华做的鬼。李冬把窗台上的球鞋扔在地上，随口说：“谁的破鞋！”赵姗姗接过了话茬，又开始卖弄她的聪明了，说：“李冬你不是说了，破鞋嘛，当然是被人偷了。”李冬原来是有些生气，听赵姗姗这么一说，反而开心了。“被人偷了”，这不是庞凤华又是哪个？庞凤华这个“破鞋”“被人偷了”，这个说法既解气，又俏皮。特别地意味深长。庞凤华的绰号就是它了。当然，这个玩笑只能在小范围里头说说，倒也蛮好玩的，不能随便说。要是传出去就有点不太像话了。太轻佻了。不是她们这个岁数的女生可

以说的话。都有点下流了。

这一天的晚上庞凤华回来得比较晚。她在下晚自修之前去了一趟班主任老师的办公室。庞凤华越来越喜欢听班主任说话了。他的话没头没脑，可以说云山雾罩，每一句都听得懂，连成一片之后却又什么都听不明白。其实这样更迷人。具有了朦胧诗的品格。庞凤华发现她和班主任的关系也越来越像朦胧诗了，意味深长得很，无头无绪，十三不靠，有一种渴望被弄明白的焦虑。永远都没有一种妥当的说法。班主任的心情最近极不稳定，动不动就大喜大悲。也没有什么正当的由头，大喜和大悲都是说来就来。班主任为什么会这样？庞凤华不笨，她也能猜出几分：老师和自己都一样，都有一颗骚动的心。庞凤华很替老师操心了，有点怅然，特别希望替他分忧。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路的甜蜜，可以说喜不自禁。格外地折磨人了。其实什么事情都没有，将来也未必就会发生什么。但愈是这样就愈是让人牵挂，总是放心不下，叫你沉溺，都有点欲哭无泪了。庞凤华回到宿舍离熄灯的时间只有最后的四五分钟了，十分潦草地洗漱完毕，上了床。心里头也有点大喜大悲。很混乱地痴迷了。赵姗姗这时候进来了。一身的寒气。事实上，赵姗姗进门不久宿舍里的灯就熄灭了。赵姗姗一进门就不对，只不过黑咕隆咚的，谁也没法推究。可是赵姗姗的不对劲在她用水的时候还是表现出来了。她的手很重，动作相当大。水泼泼洒洒的，搪瓷盆也被她掼得咣丁咣当。看起来校卫队的魏向东老师没和她谈什么开心的事。晚自修临近结束的时候庞凤华去了班主任那里，过了不久魏向东就把赵姗姗叫了出去，是关于给同学起绰号的事。魏向东

并没有批评赵姗姗。但是，赵姗姗比挨了批评还要胆战心惊，甚至是恐怖，她在宿舍里的一举一动魏向东都掌握了。庞凤华这个小婊子仗着班主任喜欢她，全都打了小报告了。赵姗姗憋了一肚子的火气，上床之后没有说一句话。虽然灯熄了，同宿舍的人还是感受到了赵姗姗灼人的愤怒，在黑暗里晃。赵姗姗突然说：“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！”口气很不对。412宿舍的气氛顿时不一样了。赵姗姗重复说：“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！”庞凤华正想着班主任，从痴迷中醒过来了，心里头毕竟有鬼，赵姗姗的话在她的耳朵里自然多出了几分独特的威胁，不自在了。庞凤华接过话来，说：“姗姗你怎么啦？”赵姗姗回答说：“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！”口气简直就是诗朗诵。但是，所有的人都听得出，赵姗姗不是诗朗诵，而是有所针对，是有所指的。很严厉。赵姗姗最后说：“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！”她用这句话为今天暧昧的事态做了一道总结，而总结过后事态反而更暧昧了。宿舍里头有一种古怪的东西，黑乎乎地乱撞。谁也不知道赵姗姗到底知道什么，她知道的东西和别人，尤其是和庞凤华有什么特别的关联。很神秘。很让人猜疑。玉秧躺在被窝里头。她知道。她什么都知道。玉秧静静地躺在被窝里头，只是觉得身上有点热，被窝里头焐燥得很。她伸出左腿，想在被窝里头找一块凉爽的地方，终于被玉秧找到了。玉秧左脚的大拇指在凉爽的地方竖了起来。真凉快，真舒服啊。

一场冬雨过后，天气一天一天凉了，可以说，一天一天冷了。梧桐树的树叶都枯在树上，蔫蔫的，黄黄的。虽然都

还是叶子，可一点叶子的意思都没有了。而更多的叶子落在了地上，被雨水粘贴在路面。梧桐树上更引人注目的反而是那些毛果子，毛果子挂满了树梢，远远地看过去，满校园的梧桐几乎是一棵棵果树。但是，没有丰收的意思，只有冬天的消息。细细地一想也是，毕竟已经是十一月的月底了。

然而，对于师范学校来说，十一月的月底却春意盎然。不管天多么地冷，风多么地萧瑟，雨多么地凄惶，师范学校反而更热闹。翻一翻日历就知道了，再有十来天就是一二·九了。哪一所师范学校的工作日历能遗漏了十二月九号呢？十二月九号，那是革命的时刻，热血沸腾的时刻。那一天风在吼，马在啸，黄河在咆哮。那一天红日照遍了东方，自由之神在纵情高唱。正像八一级的学生、诗人楚天在橱窗里所说的那样：“你 一二九/是火炬//你 一二九/是号角//你是嘹亮/你是燃烧。”“一二·九”是莘莘学子的节日。当然也是赵姗姗的节日，庞凤华的节日和王玉秧的节日。是节日就要有纪念。这是制度。师范学校纪念一二·九的方式并不独特，无非是把同学们集中到广场，以班级为单位，举办一次歌咏比赛。大家在一起唱过了，开心过了，热闹过了，顺便决出一二三等獎，这才能够曲终人散。但是，由于有了一二三等獎，情况又有些不一样了。每一次都要争得厉害。同学们要争，班主任要争，音乐老师也要争。八二（3）在今年的运动会上放了哑炮，一年级总共六个班，八二（3）的总分名列第四，可以说很失败了。这一来年轻的班主任对歌咏比赛自然要格外重视。说起来班主任也是一九八二年刚刚毕业的大学生，虽说还打算考研，并不想在师范学校打一辈子的江山，然而，事

关荣誉，那又要另当别论。班主任老师毕业于省城师范学院的政教系，毕业的时候辅导员再三关照，对荣誉一定要特别地留神。辅导员说，工作是什么？就是争荣誉。不要羞答答的。大家都有荣誉，没事。你有，别人没有，你的面前就有了一道楼梯，你就能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提干、分房、评优、做代表、找对象，你都用得上。别人有，而你没有，你就白忙活了。累死了只能说明你身体差。所以荣誉一定要争。头可断，血可流，打破了脑袋再回头。不能羞答答的。这一点八二（3）班的班主任已经有所体会了，运动会开完的当晚，获得第一名的班主任抽烟的姿势都和以往不一样了，那哪里是抽烟？昂着头，挺着胸，简直是气吞万里如虎。八二（3）在运动会上输了，在歌咏比赛上一定要捞回来。班主任为此专门召开了班会，做了大合唱的战前总动员。

事实上，八二（3）的大合唱训练要比其他的班级早一些。为了保密，班主任特地到附近的工厂里找了一间仓库，在仓库里练。应当说，八二（3）班参加这一次歌咏比赛还是有许多优越的条件。比方说，班里头有赵姗姗。她会弹钢琴，伴奏自然不用请音乐老师了，这些都是加分的因素，裁判打分的时候就有了优势。不过班主任对赵姗姗的印象大不如从前了，可以说相当坏。她居然敢一天到晚和庞凤华作对。“被人偷了”，什么意思？无疑是冲着自己来的。不能不防。但是，为了不影响大局，班主任还是忍住了，等歌咏比赛完了事再“枪毙”。班主任有一个口头禅，那就是“枪毙”。枪毙这个词很脆，很有大局感，有了数权合并的意思，说在嘴里有一种斩钉截铁的味道，就地正法，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。比方说，

对班里的班干部，谁要是不好好干，“枪毙！”谁还能不怕“枪毙”呢。依照班主任的脾气，恨不得立即把赵姗姗“枪毙”了。赵姗姗也太拿自己当人了，以为自己是一个文艺骨干，在许多地方越来越放肆。比方说，由谁来做大合唱的指挥，班主任就考验过赵姗姗。班主任倾向于庞凤华，这一点赵姗姗应该是知道的。可赵姗姗还是坚持用胡佳，还大言不惭地说庞凤华气质上不对路。这是什么话？你赵姗姗知道气质是什么？荒唐嘛。可笑嘛。班主任铁青着脸，很生气。赵姗姗这个女同学不行。这个文娱委员她是不能再当了。歌咏比赛结束之后一定要“枪毙”。

不过音乐老师很配合。他在工厂的大仓库里把八二（3）的大合唱弄得越来越有模样了。四十八个同学，站成了四排。分出四个声部。四个声部混杂在一起，有分离，有交叉，相互照应，烘托，音域变得厚实了，宽广了。再也不是四十八个人，而是千军万马，一个阶级的众志成城，甚至于，一个民族的众志成城。歌声里洋溢着无边的仇，还有无底的恨，以及斗争和反抗的火焰。班主任站在远处，紧抱肘部，板着面孔，站得和标枪一样直，随时都可以投出去。也许是受了歌声的感染，班主任不停地咬牙，还有点切齿。心里头却是很满意了。艺术就是这样，仇恨出来了，自然就有了感染力。

音乐老师排完了，班主任又请来了舞蹈老师。这也算是推陈出新的一次具体的尝试了。虽说是大合唱，舞蹈老师还是加上了一些动作上的编排和造型。比方说，突然出击的手掌，还有突然出击的拳头、肘部，使许多昂扬的节拍相应地有了视觉上的冲击力，铿锵，斩钉截铁，把气势升华出来了，

有了无畏决心，主要是敢死。而在特别抒情的地方，舞蹈老师则别出心裁。他要求同学们分腿而立。两臂下垂，一边一个拳头。拳心向后，挺起胸，依靠脚尖的交替发力，身体左一晃，右一晃。虽然双脚都没有挪窝，但是，从整体上看，已经是赴汤蹈火了。却又柔和，甚至有了幼儿式的稚拙，春风杨柳，蕴含着缠绵、憧憬、对祖国大地深情的礼赞。这个动作真是可爱，很漂亮。尤其是做得整齐的时候，可以说美不胜收。可是，绝大部分男生显得很不好意思。做不出。脸上还绷住笑。一点都没有赴死的慷慨和主动。一连排了好几遍效果都不太理想。尤其是体育委员，那么一个大个子，在他握紧了拳头晃动身体的时候，脸上是那样地臊，不大方。班主任说：“孙坚强，注意动作！”孙坚强嬉皮笑脸的，差不多是无地自容了。班主任更严厉地大声喊道：“孙坚强！”大合唱的声音戛然而止。春风杨柳的摇摆戛然而止。班主任盯着孙坚强，问：“怎么搞的？”孙坚强说：“这个动作还是不要了吧。怎么弄啊？难看死了。”班主任沉下脸，命令说：“你出来！”孙坚强只好出来。路过庞凤华的时候还对庞凤华做了一个鬼脸。班主任都看在眼里了。孙坚强并没有太拿班主任的不高兴当回事，他经常和班主任奋斗在篮球场上，总是给班主任喂球，和班主任的私交很不错。心里头有底。孙坚强走到班主任的面前，歪歪的，在班主任的面前稍息，还一抖一抖的。班主任说：“你说说，怎么一个难看死了？”孙坚强红着脸说：“嗲兮兮的，娘娘腔。”全班的男生都笑了。不少女生也笑了。班主任看了一眼舞蹈老师，脸色真的“难看死了”。转过身来便对着孙坚强咆哮。他对着仓库的大门伸出一

只指头，吼道：“滚出去！”孙坚强愣了一下，知道自己完了，被“枪毙”了，傻在那里。脸上挂不住了。掉头就走。嘴唇上还有一些动作，很无用，很多余。班主任对着孙坚强的背影伸出了手指，可以说又补了一枪。孙坚强这一回肯定死透了。果然，班主任怒气冲冲地说：“体育委员别干了！再也别想回来！”

孙坚强“滚出去”了。他站的那个位置也只好空在了那里。班主任还在生气。排练停止了。庞凤华站在合唱队的对面，不停地拿眼睛张罗班主任。意思很明确了，那个空下来的位置怎么办？班主任的魄力全班的同学都知道，所谓的魄力就是说一不二。要他收回自己的话决无可能，更何况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呢。班主任走到庞凤华的身边，两只手叉在腰间，还在气头上，说：“继续排！”嘴上虽然这么说，看得出他也在动脑筋。他的眼睛一不留神就要落在孙坚强的位置上去。那里空了一大块。

同学们在唱，比画完了巴掌，拳头，肘部，又开始左一晃、右一晃了。这一次大伙儿晃得很卖力气，效果却不好，失去了原有的波动，那种气概，那种韵致，那种韧。班主任的眼睛从每一位同学的脸上划过去，落在了王玉秧的脸上。王玉秧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点都撒不开，平白无故地惭愧，眼皮耷拉着，目光并没有对着四十五度的远方深情地眺望。下嘴唇还咬得紧紧的。光顾了晃，却忘了唱。班主任走到王玉秧的面前，拉住王玉秧的胳膊，顺手把她抽了出来。班主任随后对着合唱队做了一个归拢的手势。队伍重又对称了，整齐了。孙坚强的空缺也等于补上了。班主任满意地嘘了一口

气。拍了拍巴掌，嘴里喊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很有起色。就这样唱！”一下子“枪毙”了两个。所有的同学突然之间就来了精神，一个个抖擞得很。音量高了上去。每一个同学的脖子里都是筋。班主任也开始比画，其实是庞凤华这个指挥身后的总指挥了。玉秧并没有走。她站在一边。知道自己被“枪毙”了，但是并不能肯定，还有点侥幸，有点麻木。她不敢走，她担心班主任在她的背影上再补上一枪。可也不敢留，留在这儿太尴尬了。这一来玉秧仿佛是在等。说她在等其实也不对，老师并没有让她归队的意思。她其实已经被忘却了。玉秧站在一边，耷拉着眼睛，下嘴唇咬得紧紧的，却意外地发现自己的圆口布鞋特别地难看，太土气了。玉秧往后退了两步，想把鞋子藏起来，没有成功。玉秧只是惭愧。是另一种惭愧。太丢人了。好在玉秧比过去聪明了，知道给自己找一个台阶。玉秧走到班主任的侧面，说：“老师，我不太舒服，先回去吧。”班主任正在指挥，很投入，没有听见。玉秧说：“老师，我想请个假。”班主任听见了。班主任没有回头，他做了一个“走人”的手势。他的手腕同意了。玉秧往外走的时候两只手臂不会摆动，一边一个拳头。由于步伐过于僵硬，玉秧差一点同手同脚，走成了一边顺。这十几步的路太难走了，每一脚都踩在了玉秧的心上。

当天晚上孙坚强的职务就被开除了。班主任一句话也没有说，只是公布了一张班委会的新名单。体育委员的后面果然不是孙坚强，而是班长的名字。后面还打上了一个括号，里头写着一个字：兼。班主任在这个晚自修临时召开了一次班会，做了一个十分简短的发言。他希望所有的同学都不要

“自我放弃”、“自作聪明”。“自我放弃”和“自作聪明”是不会有“好下场”的。班主任没有点名。不过，全班的同学心里头有数，孙坚强再想到篮球场上给班主任传球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。不过，“自作聪明”这个词，班主任并不是送给孙坚强的。孙坚强还谈不上“聪明”。班主任另有所指。他在说“自作聪明”的时候瞄了一眼赵姗姗。赵姗姗不笨。她低下脑袋就说明她真的不笨。赵姗姗知道，她要是再不支持庞凤华的工作，再不和庞凤华搞好关系，她的前景肯定不会比孙坚强好。她离“枪毙”其实已经不远了，充其量只不过是缓期执行。

不能参加排练，不能纪念一二·九，玉秧很落魄。可以说是悲伤。但是，玉秧不能答应自己沉沦。她来到了图书馆，想看点书。但是，看不进去。当然了，最后却还是看了。是小说，英国女作家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侦探系列。一下子就迷上了。一天一本。短短几天的工夫玉秧居然把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全看完了。克里斯蒂的小说虽然故事不同，地点不同，凶手作案的方式不同，然而，有一点却一样，那就是依靠推理来抓住凶手。一切从逻辑出发，一环套一环，从而步步逼近。如果把克里斯蒂的作品罗列在一起，玉秧发现，除了探长，那个叫波罗的比利时小胡子，每一个与事件相关的人其实都是凶手。都有作案的动机、时间、手段和可能。每个人都在犯罪，每一个人都是罪犯，谁也别想置身于事外。克里斯蒂的小说一下子擦亮了玉秧的眼睛，使玉秧进一步认清了地下工作的意义，鼓起了地下工作的勇气。她相信，经过这次系统的阅读，自己有理由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。让魏

老师满意，让组织上放心。

玉秧并没有把克里斯蒂的小说带回宿舍，带进教室。这样的小说还是在图书馆里阅读比较好。这样才显得正规，带有研究和思考的气氛。玉秧格外地刻苦，一边读，产生了一些心得，一边记。除了心得之外，玉秧在图书馆里还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收获，她见到了楚天，还认识了楚天了。楚天，八一（1）班的一个男生，师范学校里最著名的诗人。并不帅，偏瘦，可以说貌不惊人。和一般的男同学比较起来，也就是头发稍稍地长一些罢了。却非常地乱，仿佛一大堆的草鸡毛。楚天的面相看上去有点苦，带上了苦行的味道。这就很不简单了。楚天几乎不和任何人说话，一身的傲气，一身的傲骨。傲得很。听人说，一般的同学想接近楚天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楚天的原名叫高红海，是一个乡下人。但是，人家现在已经不再是高红海了，而是楚天。这一来整个都变了，那个瘦瘦高高的男生多了几分的虚幻，有几分的不着边际，阔大，而又缥缈。气质上就已经胜出了一筹，很接近老师们所强调的“意境”了。楚天在骨子里极度地自卑，关键是神经质，拘谨得很。但是，这些东西在楚天的身上反而是闪闪发光的，弥漫着冷漠的光，傲岸的光，卓尔不群的光，目中无人的光，自然也就是高人一筹的光。玉秧从来都不敢正眼看。心里头却非常的崇敬。尤其是读了橱窗里他的那首诗。他居然指手画脚的，点名道姓的，对着一二·九说“你”，这是怎样的无忌，怎样的狂傲，怎样的为所欲为！还很急迫，都刻不容缓了。仿佛是招之即来。你听听，左手一指：“你 一二九是火炬”，右手又一指：“你 一二九是号角。”除了楚天，还有谁能把

“你”字用得这样豪迈，这样脱口而出，又这样出神入化。而什么才叫“你是嘹亮，你是燃烧”啊？太神奇了。太不可思议了。楚天的诗歌里头没有一个标点，这就更加不同寻常了。听说，有一个老教师在这个问题上特地寻问过楚天。楚天没有说话，歪着嘴角，冷笑了一声，老教师的脸红得差一点炸开来。监考的时候一直想抓楚天一个作弊，给他一个警告处分。可是楚天的学习哪里还需要作弊？除了体育，门门好。楚天几乎是师范学校的风景了，永远是独来独往，谁也不搭理。他的眼睛里从来就没有任何人。即使见到钱主任，楚天也昂着头，走他的路。玉秧亲眼见过的。但是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著名的楚天，桀骜不驯的楚天，居然开口和玉秧说话了。主动地和玉秧说话了。说出来都没有人敢信。

那是中午，玉秧站在期刊的架子面前，一手捧着《诗刊》，一手挖着鼻孔。楚天其实就站在她的身边。看着玉秧了，神情还相当专注。玉秧一抬头，手里的《诗刊》已经掉在了地上。楚天弯下腰去，替玉秧把刊物捡起来，递到玉秧的手上。楚天的表情十分地亲切，一点都没有任何居高临下的意味。笑着，说：“喜欢诗？”玉秧不敢相信楚天是在和自己说话，回头看了两眼，没人。玉秧连忙点了点头，楚天又笑了笑，他的牙有些偏黄，也不齐，可是，这一刻已经光芒四射了。玉秧想捋头发，来不及了，楚天已经飘然而去了。直到楚天的背影完全消失在大门的外面，玉秧才意识到自己的脸上已经烧得不成样子，而心脏更是添乱，不讲理地跳。关它什么事呢！玉秧站在原地，回味刚才的细节。“喜欢诗？”一遍又一遍。回到了座位上，玉秧的神还在外头飞。她拿起了

圆珠笔，一点都不知道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了什么：

喜欢诗

是的

喜欢诗

是的

喜欢诗

是的

喜欢诗

是的

喜欢诗

是的 喜欢

喜欢诗

是的 是的 我喜欢

玉秧望着自己的笔记本，我的天，这不就是诗么？这不是诗又是什么？她伤心地发现，自己已经是一个诗人了。因为意外的惊喜，她玉秧都已经是一个诗人了！玉秧面无表情，呆在座位上。但内心荡漾的全是风。玉秧在心里说：

你 楚天

是火炬

你 楚天

是号角

你是嘹亮

你是燃烧

玉秧回过神来把自己结结实实地吓了一跳。一动不动。但风在枝头，已近乎狂野。

一旦认识了谁。你就会不停地遇上谁。玉秧和楚天就是这样。他们总是碰到，老是碰到。有时候是食堂，有时候换成了操场，图书馆就更不用说了。更多的时候还是在路上。虽说这一切都是偶然的，但在玉秧的这一头，因为不停地遇见，慢慢地就有了感人肺腑的一面了。成了秘密，很深地藏心底。这个年纪的女孩子全都是储藏秘密的好手，她们把密码得十分地整齐，分门别类，藏在一个秘不示人的角落里。还带上了心有灵犀的温馨。就好像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校园里的空间突然变得浓缩起来，小小的，好像只有楚天和玉秧两个。校园生活从此便有了袖珍的一面，可以把玩的色彩。比方说，玉秧走路走得好好的，突然有了预感：会遇上楚天的吧？一拐弯，或者一回头，楚天果然就在她的跟前。最极端的例子也有，有一次玉秧在宿舍里头，好好的，心里又乱了，突然想出去走走。目的不言而喻了。刚下楼，走了十来步，遇上了。虽然楚天并没有看她，但是玉秧还是差一点被自己击垮了。是的，是击垮了。可以说催人泪下。玉秧认定了老天爷其实站在她的这一边，暗地里帮了她，要不然哪里会有这样的巧？楚天不看她，肯定是故意的。反过来说明了楚天的心思。他的心里装着她。玉秧知道自己并不出众，可楚天是诗人，诗人的眼光总是独特的，难以用平常的目光去衡量。玉秧想，楚天这样对待自己，只能说明人家不俗。

每一次见面都可以用幸福去形容。事实上也是，那是玉秧无比幸福的时刻。甚至还可以用陶醉去形容。不过陶醉是一个无比恶毒的东西，专门和你对着干。陶醉是那样地短暂，禁不起三步两步，稍纵即逝。而不陶醉的时候又是那样地漫

长，毫无边际。你会格外思念，像上了瘾，渴望再来一次。所以，陶醉总是空的，它是一种纠缠，萦绕，无休无止，它伴随着失落，伤怀，遥遥无期的等待与守候。从根本上说，陶醉其实是别样的苦，是迟钝的折磨。但是玉秧并没有被挫败，她有耐心。甚至，有些高亢。玉秧的心里到底装了一些什么呢？玉秧问过自己，玉秧花了很长的时间终于弄明白了，是“怜爱”。楚天的模样，他的草鸡毛一样的头发，他的孤寂，他锁着的眉头，他走路的样子，都那样地引人注目，需要一个人去“怜爱”他，好好地疼着他。玉秧想，这个人只能是自己了。如果天上掉下来一块石头，有可能伤及楚天，玉秧一定会扑上去，用自己的身体护住楚天，挡住那块石头。只要楚天好好的，玉秧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在所不惜。这样的心思要是能够让楚天知道就好了。

玉秧没有料到自己会有这样大的胆量，不仅轻浮，可以说下作了。胆子也太大了，怎么敢的呢？这一天的傍晚玉秧的眼睛一直在跟踪楚天，楚天后来走进了图书馆。玉秧在门口徘徊了片刻，进去了。楚天已经在阅览室的长椅上坐下来了，正在阅读。玉秧一屁股坐在了楚天的身边，拿出书，做出认真的样子来。玉秧到底阅读了什么，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很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玉秧和楚天坐在一起，肩并着肩。由于是图书馆，外人一点都看不出什么异样来的。玉秧耷拉着眼皮，努力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。但是，玉秧的脸一直红着，这是玉秧对自己极为不满的地方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这句废话是谁说的？对于心中有爱的人来说，脸上的皮肤才是心灵的窗户呢。窗户红彤彤的，像贴了大红的“喜”字，还

有什么能瞒得住？瞒不住的。玉秧干咳了一声，楚天侧过头来。玉秧知道，楚天肯定侧过头来了。楚天的这一个侧头顿时改变了玉秧身心的基本局面，她的心咯噔了一下，沉下去了，向着幽暗和难以言说的地方，一点一点地滑落。而身体却有点古怪，反而轻了，往上飘。阅览室内的空气稠密了起来，灯光却是潮湿的，有了抚摸和拍打的动势。玉秧突然想哭了。并不是悲伤。一点悲伤都没有，就是想哭，把自己哭散了才能够说明自己的问题。稍稍调整了一会儿，玉秧从书包里取出了笔记本。这本硬面抄还是玉秧新买的。玉秧打开来，用工整的楷体把楚天发表在橱窗里的诗句写在了第一页上：你 一二九/是火炬//你 一二九/是号角//你是嘹亮/你是燃烧 写完了，打上破折号，在破折号的后面写上了“高洪海”这三个字。这一来“高洪海”这三个字就有了高尔基、莎士比亚或巴尔扎克的意思了。玉秧吃不准是“红”还是“洪”，想了想，还是“洪”。毕竟是男生，不会是“红”吧。把这一切都做妥当了，玉秧在笔记本的扉页的右下角写上了自己的姓名。想了想，又注明了八二（3）班，412宿舍。玉秧以为自己会慌，却没有。出奇地镇静。玉秧板着脸，把笔记本往外推了推。站起身，出去了。玉秧走出图书馆大门的时候那一阵猛烈的心慌才扩散开来。一直扩散到手指的末梢。玉秧现在反正也管不住它了。随它去吧。

晚饭过后玉秧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。412宿舍的房门响了。玉秧认准了是楚天。这一下完了蛋了。一般说来，男同学们都要在晚饭过后的这一段时光到女生的宿舍串串门。借本书，或者用别的一个什么借口。赵姗姗端着茶杯，

高声说：“请进！”进来的是同班的男生，向赵姗姗借乐谱来了。赵姗姗的乐谱特别多，她常常夹着五线谱在校园里走来走去，那模样简直就是音乐学院的女高音，太令人羡慕了。不过玉秧在这个时候却没有工夫羡慕赵姗姗。她开始了担忧。相当地担忧。万一楚天撞了进来，那可如何是好？玉秧一步都没有敢离开寝室，一直坚持到快上晚自修。还好，楚天没有来。玉秧放心了。这是一次特殊的放心，是酸楚的放心，更加焦虑和更加怅然的放心。玉秧害怕楚天过来，说到底还是希望最害怕的事情能够发生。

楚天把玉秧的笔记本还给玉秧已经是两天之后了。依然是在图书馆。楚天没有躲躲藏藏的，直接走到玉秧的跟前，把玉秧的笔记本放在了玉秧的面前。没有人注意到玉秧的这一边发生了什么。玉秧打开笔记本，上头有楚天的亲笔签名。原来还是错了，是“红”，不是“洪”。玉秧慌忙合上，心里头一道神秘的门却被撞开了，涌进来许多东西，这些东西蛮不讲理，眨眼的工夫已经是汪洋的一片。玉秧害怕了，紧张得近乎晕厥。我这是恋爱了，玉秧想，我这一定是恋爱了。

玉秧恋爱了。这一点玉秧有绝对的把握。这一次秘密的交流之后，在她和楚天路遇的时候，玉秧的胸口都会拎得特别地紧，而楚天也表现得极不自然，不停地甩头发。想把额前的头发甩上去。楚天的动作真是多余了，你要甩头发做什么呢？玉秧想，就是不甩头发，我也不会觉得你乱。我怎么会嫌你乱呢？头发不乱那还是你楚天么？真是没有必要。什么时候得到机会，一定得跟他说说。

玉秧木讷，却并不笨。她很快把楚天日常的习惯给弄清

楚了。比方说，楚天喜欢一个人在操场的跑道上溜达，每一天至少有一次，有时候是在早操过后，有时候则是在晚自修之前。这两个时候操场上都比较空旷，没有人，最适合诗人的独步，最适合向往爱情。这一天的傍晚玉秧终于鼓足了勇气，离晚自修还有十二分钟，玉秧佯装闲逛，一个人来到操场了。操场上却空着，没人。玉秧四下里张罗了几眼，吃完了晚饭她明明看见楚天朝着操场这边来的，怎么说没就没了呢？玉秧并没有死心，而是轻手轻脚的，绕到了水泥看台的后面。终于看见楚天了。玉秧的心里又是一阵狂跳。楚天一个人站在草丛里，并没有酝酿他的诗歌，而是叉着腿，面对着一棵树，全力以赴，对着天小便。小便被楚天滋得特别高，差不多都过了楚天的头顶了。为了让小便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，楚天借用了屁股的力量，脚尖的力量，用力地往上拱。玉秧张开嘴，她再也没有料到，孤寂的楚天，桀骜不驯的诗人，居然偷偷地在干这样的一件事，太下流了，太卑鄙了！玉秧愣在原处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，掉头就走。拼了命地跑。玉秧一口气一直跑到操场的出口处，立在那里，回过了脑袋。楚天已经出来了，他似乎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下流举动被玉秧看到了，像一根木桩，傻乎乎地钉在跑道上。玉秧和楚天都看不见对方的眼睛，但是，玉秧知道，他们一定在对视。诗人完美的形象坍塌了，玉秧的心慢慢地碎了。傍晚的颜色堆积在他们中间，暮色越来越重。他们的身影越来越模糊，越来越遥远。玉秧扶着出口处的大铁门，用力地喘息，眼眶里贮满了翻卷的泪。

玉秧失恋了。不过，玉秧的失恋并没有妨碍八二（3）班在一二·九歌咏比赛上的出色发挥。八二（3）班在这一次歌咏比赛中的表现相当地出色，可以用扬眉吐气来形容。拿到了第一名还是次要的，关键是，同学们之间空前地团结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，形成了一个特别能战斗的集体。他们在班主任老师一元化的领导下，相互配合，相互支持，开创了一个良好的班风。这一切和王玉秧当然没有什么关系了。但是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关系反而更加地密切了。轮到八二（3）班演出的时候，八二（3）班的同学站了起来，离开了座位。八二（3）的位置空下来了，空荡荡的，只留下了两个人。一个是孙坚强。一个是王玉秧。这样的场面玉秧始料不及。就说孙坚强吧，平时的脸皮是多么地厚，这一刻也不行了。脖子软了，一直耷拉着脑袋，耳朵都红了。八二（3）演唱的时候玉秧只抬过一次头，除了孙坚强通红的耳朵，什么也没有看见。玉秧的头再也抬不起来了。全校的同学一定都看到了，楚天肯定也看见了，她王玉秧连纪念一二·九的资格都没有。简直就是示众。太现眼了。玉秧把她的脑袋夹在两只膝盖的中间，不停地用指甲在地上画。画了什么呢，玉秧不知道，大概是想在地上挖一个洞，好让自己跳下去，再用土埋起来。玉秧一直想哭，但是不敢，好在还是忍住了。要是在这样的场面、这样的场合落下眼泪，那个脸不知道要丢多大，还不知道班主任会怎样想。

赵姗姗风风火火的，很忙。她的妆已经化好了，一双眼睛忽闪忽闪的，漂亮得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。庞凤华远远地望着她，显得格外地紧张。赵姗姗突然走到庞凤华的面前，主

动要求替庞凤华把她的眉毛再加长一些。庞凤华不敢相信。她赵姗姗的眼睛里什么时候有过自己的呢。然而，这是真的。赵姗姗的手已经把庞凤华的下巴托起来了。赵姗姗把庞凤华的眉毛一直勾到太阳穴的那边去，唇线也动过了，小了一些，露出了格外鲜明的唇形。而眼影的颜色也改变了。赵姗姗拿出小镜子，庞凤华在小镜子里头一下子就脱落出来了。赵姗姗说：“死丫头，漂亮死了。”庞凤华瞥了一眼远处，班主任正全神贯注地看着这边。庞凤华到底还是自卑，仰着脸，说：“赵姗姗，我们乡下人就是土气哈。”赵姗姗用她的指关节捣了捣庞凤华的脑袋，把庞凤华的脑袋都弄疼了，就好像出手不重就不能说明下面要说的的问题。赵姗姗认真地说：“你怎么是乡下人？你身上的哪一点是乡下人的样子？你看看你，气质多好。”这句话进了庞凤华的耳朵，进了庞凤华的心。很动人。“乡下人”一直是庞凤华的一块心病，现在好了，最权威的说法其实已经产生了。庞凤华一激动，一心想着要加倍地报答赵姗姗。庞凤华刚想说些什么，赵姗姗关照说：“呆会儿演出，你可不要等着我对你点头，你要先示意我，知道吧，你是指挥，知道吧？”庞凤华对着赵姗姗看了老半天，突然一阵难过，一把抱紧了赵姗姗的腰，说：“姗姗，我一直嫉妒你，真的，我保证，以后不这样了。我们以后做姐妹。”赵姗姗知道庞凤华说的是真心话，人一激动说出来的话就难免犯贱。可赵姗姗听在耳朵里却格外地别扭。她庞凤华也真是会夸自己，居然好意思做我赵姗姗的姐妹。也太抬举她自己了。这是哪儿对哪儿。赵姗姗回过头，远远地看见班主任正在看自己。这一次不是自己，而是班主任把目光让开了。赵姗姗回过头，拉

起庞凤华的手，说：“到我们了。”庞凤华却走神了，愣在那里，相信自己和赵姗姗的友谊这一次是加深了，巩固了，已经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。完全可以和她们处到一块儿去了。

八二（3）班不是小胜，而是大胜，总分高出第二名一大截子。奖状是赵姗姗上去领的，班主任亲自走到赵姗姗的面前，用他的下巴示意了赵姗姗。班主任还带头给她鼓了掌。除了孙坚强和王玉秧，八二（3）班洋溢着一种节日才有的气氛。好在谁也没有想起他们，自己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想他们做什么？班主任嘴上没有说什么，表情上也没有流露什么，不过，他的心情同学们都可以想见，又不是孩子了。趁着好心情，当天晚上赵姗姗就把庞凤华拖到班主任的宿舍去了。庞凤华不肯。要不是赵姗姗硬拖，庞凤华绝对不会去。赵姗姗和庞凤华手拉手，并排站在班主任的宿舍门口。庞凤华的头上戴着一个新式的红发卡，赵姗姗送给她的。班主任很高兴，似乎知道她们会来，特地预备了梅子，请赵姗姗和庞凤华的客。班主任说：“你们立了大功。”赵姗姗不好意思地笑了，一直和庞凤华并排坐在班主任的床上。手拉着手。班主任点了根烟，他抽烟的动作并不熟练，有些生，看起来反而咋咋呼呼的。有些夸张了。然而，并不妨碍他的谈笑风生。这个晚上他的话非常多，几乎是一个人在说，没有朦胧诗的风格，质朴，家常，每一句都能听得懂。就这么说了五六分钟的话，赵姗姗似乎想起了什么要紧的事情，突然站了起来，想离开。庞凤华也只好跟着站起来，做好了一起走的样子。赵姗姗说：“你坐你的，——我怎么忘了，人家还等我呢。”口气相当地自责。庞凤华一定要跟着走，而赵姗姗则坚决不让。最终还是庞凤

华让步了，再这么坚持下去，反倒显得故意了。庞凤华留了下来，宿舍里顿时安静了。庞凤华自言自语地说：“看不出来，赵姗姗其实蛮热心的。”班主任想了一会儿，接过庞凤华的话说：“是啊，赵姗姗同学最近的表现的确不错。”

两个人就那么坐着，都不开口，找不到合适的话。没有话那就要找话。这一来宿舍里的气氛似乎有了几分的紧张。当然，也不是真正的紧张，说异乎寻常也许更合适，带上了蠢蠢欲动的意味，又带上了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局限性。综合起来体会一下，还是温暖人心的那一面占了上风。班主任不再看庞凤华的眼睛，却盯住了庞凤华头上的红发卡。这么打量了几秒钟，兀自笑了，说：“看来你还是喜欢红颜色。”庞凤华只是低着头，十分用心地搓手。班主任说：“红颜色其实不好。”庞凤华却不接班主任的目光，眨巴着眼睛说：“怎么不好？你说这话要负责任的。”班主任的胸口笑了一下，说：“这还要负责任？负什么责任？”庞凤华说：“班里的同学要是说我不好看，我就要找你。”班主任没有想到庞凤华能说出这样的话，都笑出声来了，说：“我是说红颜色不合适你。”“怎么不合适我？”“确实不合适你。”庞凤华的口气突然凶了，正眼盯着班主任，下巴一点一点地斜了过去，目光却不动，脱口说：“放屁！”话一出口庞凤华立即把自己的嘴巴捂上了，十分地惊慌。却意外地发现班主任并没有生气，反而希望庞凤华这样和他说话，反而更高兴了，满脸真心的笑。庞凤华看得出来，“放屁”这个词使班主任获得了出乎意料的幸福。幸福让人犯贱，班主任一脸的贱，小声地说：“你刚才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！”庞凤华知道班主任的心思，胆子一下子大了，伸

过脖子，对着班主任更小声地说：“就是放屁。你放屁。”几乎没有声音，只有唇形，成了独特的耳语。班主任很迷人地笑了，十分甜蜜地说：“小心我撕你的嘴。”

失恋真的是一场病。玉秧病得不轻，整天歪歪的，浑身上下几乎都找不出一丝力气。八二（3）赢得了一二·九大合唱的冠军，人人都欢天喜地。这种欢天喜地反过来只能让玉秧看清了自己的渺小与卑微。是玉秧别样的耻辱。玉秧只顾了自己的失恋和耻辱，却把一件最为要紧的工作给耽误了，她已经连着两个星期不给魏向东老师递送书面报告了。魏向东老师很生气，很不满意。这一点从魏老师的脸上完全看得出来。魏向东把玉秧喊进了总值班室，拉上了窗帘。魏老师并没有绕弯子，一上来就给玉秧作出正确的诊断。玉秧“萎靡不振”，“思想上”一定“染上”了“不健康”的东西。希望玉秧“谈谈”。玉秧坐在魏老师的对面，又惭愧又惊惧，知道自己已经给魏老师看穿了。低下头来，一言不发。事实上，从认识楚天的第一天起，玉秧对自己一直非常地警惕，提醒过自己，告诫过自己，就是收不住，没有有效地束缚住自己，差一点点就爱上了一个小流氓。如果不是楚天自我爆炸，如果不是楚天的流氓行径及时暴露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玉秧在魏向东老师的面前沉默了足足有半支烟的工夫，流下了悔恨的泪，玉秧勇敢地抬起了她的眼睛，说：“我坦白。我揭发。”

魏向东雷厉风行。十一分钟之后，楚天，也就是高红海，站在了魏向东的总值班室。魏向东首先让高红海“三靠”，即，鼻尖靠墙，肚皮靠墙，脚尖靠墙。高红海在“三靠”的同时

伴随着可耻的内心历程，依照魏向东的要求，他必须利用这一段时间好好地“揭发一下”自己的问题。想，给我好好想。“三靠”了四十五分钟，也就是说，高红海自我“揭发”了四十五分钟，依照魏向东的命令，他“转过”了“身来”。魏老师打开了所有的电灯开关，同时搬来了台灯，让台灯的光芒照射在高红海的脸上。高红海的鼻尖上有一团圆圆的石灰，仿佛京戏里的三花脸。魏向东说：“想好了没有？”高红海没有说话，却尿了，一双鞋子被他尿得满满的，洒得一地。魏向东说：“想好了没有？”高红海低声说：“想好了。”魏向东说：“说。”不说不知道，一说吓一跳。“诗人”的外衣被扒开之后，高红海露出了他肮脏无比的内心世界，他居然同时“爱着”八个女生。分别是王芹、李冬梅、高紫娟、丛中笑、单霞、童贞、林爱芬、曲美喜。根据高红海自己的交待，晚上一上床，主要是熄灯之后，高红海就开始“想她们”了，“一个一个地想”。有诗为证。“你的长发在风中飞 那是我心中的累 乌黑的纷乱 令我陶醉 梦中一次又一次地回味 我想抚摸它

远方只有你的背 你是我的小鸟 你是我的蝴蝶 啊 瓢泼的雨是我的泪。”——这一首诗是高红海“献给”李冬梅的。魏向东盯着高红海，呼吸都粗了。但是，高红海显然没有注意到魏老师的呼吸，他沉醉在自己的诗中，双眼迷茫，越发来劲了。又举了曲美喜的例子：“我在彷徨 哦 我在彷徨 在远方你是梦的新娘 我想一点一点靠近 你却躲藏 你却躲藏。”高红海一首接一首背诵，有了自得其乐的劲头，一点都没有发现魏向东的表情是多么的危险。魏向东盯着他，越听越愤怒，突然一拍桌子，高声吼叫道：“不许押韵！好好说

话！不许押韵！”高红海的两只肩头十分急速地低耸了起来，嘴里停止了。两只肩头慢慢放开了，痴痴地望着魏向东。不说话了。

高红海在第二天的上午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。在文选课上。文选老师正在讲授苏东坡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。文选老师五十开外了，操着一口南方口音的普通话。“N”、“L”不分，“ZH、CH、SH”和“Z、C、S”不分。他的嗓子十分的尖细，但是激越，这一来尖细就变成了尖锐，有一种直冲霄汉的气概，还有一种自我陶醉的况味。而他的两只眼睛在眼镜的镜片后面也发出了灼热的光。为了讲解“小乔初嫁了，雄姿英发”，老师开始了引征，自然要涉及“东风不予周郎便”。老师转过身去，特地做了板书，写下了“铜雀春深锁二乔”。这个时候高红海站起了身子，严厉地指出：“不许押韵！”文选老师回过头，很小心地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高红海居然拍桌子，咚的就是一下。高红海扯着嗓子说：“不许押韵！”口气极其威严，可以说气吞山河。文选老师显然是受到了意外的一击，他望着高红海，摠住脾气，耐心地说：“楚天同志，你是写新诗的，新诗可以不押韵，不过旧体诗必须这样，这不是许不许的问题，词牌和格律要求这样，知道吧。只能这样。”高红海很愤怒，格外固执地坚持：“不许押韵！”这不是不讲理么？这不是胡搅蛮缠么？老师怔在那儿，满心的委屈。下课的铃声恰好响了。老师把所有的委屈全部宣泄到了“下课”这两个字上。夹起讲义就走。可是，高红海却不依不饶。他盯上了文选老师，反反复复地对着文选老师下达他的命令：“不许押韵！”文选老师这一次没有再忍，爆发了。他精瘦的

右手一把抓住了高红海，抓住了就拖，一直拖到教务处。文选老师对着教务主任大声说：“是苏东坡押的韵！又不是我！我怎么能不押韵？岂不怪哉嘛！”很激动。教务主任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和去脉，听不懂，满脸都是雾。平静地说：“怎么回事？”文选老师越发激动，脸也紫了。“课不好，你有意见，可以提！不能以这种方式！是苏东坡押的韵，我再说一遍，不是我！”教务主任依然一脸的茫然，迷惘的双眼不停地打量文选老师与楚天。这时候校长过来了，文选老师拉过校长，嗓子更尖锐了：“课不好，他可以提，不能以这种方式！”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，有老师，也有同学。校长一抬下巴，说：“好好说。怎么回事？”文选老师拽过高红海，把高红海一直拽到校长的跟前：“你让他自己说！”高红海的锐气已经去了大半，可是，嘴还在犟。

文选老师自语说：“岂有此理！”

高红海立即精神了：“不许押韵！”

“岂有此理！！”

“不许押韵！！”

“岂有此理！！！”

“不许押韵！！！”

文选老师开始抖了，说不出话来。“你神——经——病！”他丢下这句话，掉过头就走。

文选老师的话多多少少还是提醒了校长。校长望着高红海，弓下腰，一手背在腰后，另一只手很亲切地伸了出去，想用手背摸一摸高红海的前额。高红海十分傲慢地把校长的右手拨开了，一脸的愁容，一脸的忧郁。高红海慢悠悠地说：

“五根指头 说穿了是一只手 当你攥成拳头 我是多么地忧愁。”校长想缓和一下气氛，笑着说：“你这不是又押韵了么？”

“不许押韵!!!”

校长回过头去，把嘴巴套到了办公室主任的耳边，小声说：“打个电话，叫一辆救护车来。”

救护车开进师范学校的时候高红海企图逃跑。不过，显然没有成功。校卫队的五个男同学一起冲刺，立即把高红海揪住了。高红海的挣扎极其剧烈。还伴随着怒吼。但是高红海的一切相当徒劳，校卫队的男生立即就把他制伏了，把他摠在了地上。身披白大褂的医生走了上来，十分利索地给了高红海一针。这一针的效果无比的奇妙，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看到了这个生动有趣的画面，那些晶莹的液体很会做工作，不声不响，硬是把高红海的工作慢慢做通了。高红海眼看着软了下去。肚子还挺了几下，不过幅度越来越小，绝对是最后的挣扎。最后安稳了。而他的目光也变得迟钝，视而不见的样子，像岸边上躺着的鱼。嘴巴无力地张着，流出了长长的哈喇子。同学们坚信，从那一刻起，楚天永远也不可能是楚天了。他只能是高红海了。

高红海被救护车拖走的当晚玉秧做了一回贼。真的偷了一回东西。晚上九点二十八分，宿舍的灯就快要熄了，玉秧悄悄溜进了食堂。这个时间是玉秧精确推算过的。早一点或晚一点都不行。她猫着腰，心脏紧张得就差跳出来了。但是，玉秧控制住自己，蹑手蹑脚地走到了男生放碗的架子面前。她前后左右看了几眼，又静下心来听了一会儿，四周没有动静，

终于打开了她的手电。她在找。一排又一排地找。楚天的搪瓷饭碗到底被玉秧找到了。搪瓷饭碗上有三个酱红色的英语字母，CHT，那是楚天的汉语拼音的缩写。这三个字母玉秧已经烂熟于心了。她都不知道偷看过多少遍了。现在，它就在玉秧的面前，从来没有这样近过。玉秧把她的右手伸出去，拿出了楚天的不锈钢钢勺。玉秧把楚天的勺子装进了口袋，掐了手电。掉头就跑。玉秧在快要出门的时刻撞到了饭桌上。是膝盖，碰上骨头了，钻心地疼。可是玉秧不敢停留，火速撤出了现场。几乎在熄灯的同时冲进了女生的宿舍楼。玉秧走进412宿舍，一进门宿舍里的交谈就立刻停止了。玉秧没有用水，上了床，放下了蚊帐。玉秧从口袋里掏出不锈钢钢勺，在黑暗中犹豫了一会儿，突然放进了嘴里。她的舌头体会到了不锈钢的冰凉，一直凉到身体隐秘的最深处，还有不锈钢的硬，不锈钢光滑的弧度。玉秧的泪水立即涌出来了，热烫烫的。同时热烫烫的还有玉秧的膝盖，那里的伤口一定在流血。玉秧把棉被一直裹到头顶，趴在了枕头上。她在哽咽。她的哽咽带动了床架，床都一起晃动了。上床的孔招弟说：“玉秧，一个人偷偷笑什么呢？说给我们听听嘛。”

在工作之余，魏向东老师最热爱的事情当然还是和女教师们说笑。和女教师们调笑，几乎成了魏向东的业余爱好了。谁也没有想到，魏向东的那张嘴还真的惹出麻烦来了。所谓言多必失，真的是这样。化学组的女教师祁莲涓结婚两年了，从来没有到魏向东这里领取过“工具”，可是，肚子到现在也没有能够挺起来。魏向东到底犟惯了，这一天嘴一滑，居然

拿祁老师开起了玩笑。祁老师蛮开朗的一个人，这一天不行了，和魏向东翻了脸。开玩笑的时候其实也不是魏向东和祁老师两个人，还有其他不少老师呢。说来说去魏向东便把话题引到“那上头”去了。魏向东笑着说：“祁老师，该生一个了吧，你丈夫要是想偷懒，还有我呢。我不帮你我帮谁？”要是换了别的女教师，早就和魏向东打成一团了，打完了，掐完了，还能进一步加深友谊，增进团结。挺好的。可是祁老师不是这样。她的脸慢慢红了，却更像是突然红了。紫涨紫涨的。显然是脸上没有挂得住。祁老师转身就走，临走之前还丢下了一句话：“别不要脸了！你是什么东西？”几个老师的脸上都讪讪的，魏向东的脸上也挂不住了，扯了几句淡，散了。祁老师的丈夫是一个干部子弟，留校的，老实得厉害，像一支粉笔，你要是摁住他，他吱吱嘎嘎地也能冒出几个字，你要是不碰他，他就什么动静都没有了。这个化学实验室的实验员自己没本事，没想到讨了个老婆倒是一把好刷子，不饶人。魏向东被强呛了一口，回到工会的办公室，心里老大地不快。

魏向东在总值班室里点了一根烟，心里的疙瘩老是解不开。耳边不停地回响起祁老师的那句话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！”这句话没有什么。但是，在魏向东的这一头，实在是伤了魏向东了。魏向东是“什么东西”，魏向东自己知道。他现在什么“东西”都不是。既不是男人，也不是女人，一个标标准准的第“三种人”。这么些年，他早就不行了。只有他和他的妻子知道，彻底不行了。从临床上说，事态可以追溯到一九七九年的夏季。一九七九年的夏季之前，魏向东在床上一直不错。

那张床绝对是魏向东的一言堂。动不动就要在床上“搞运动”。妻子的脸被他的运动搞得相当苦。他说一声喂，他的老婆就必须躺在床上把自己的身体铺开。三天两头的。魏向东的老婆不求别的，只是希望他少喝点，希望他在酒后能够轻点。这个要求其实并不过分。魏向东不理那一套。上床不是请客吃饭。魏向东的老婆对魏向东一肚子的气，只是不敢说罢了。“这种事”怎么能说呢，说了还不是二百五么。苍天有眼哪，魏向东倒台了。倒了台的魏向东换了一个人，而他的老婆似乎也换了一个人，她终于可以在床上勇敢地对着魏向东说“不”了。别看职务这个东西是虚的，有时候，它又很实在。魏向东在学校里的地位变了，在家里的地位慢慢也有了一些变化，相当地微妙。反正他的老婆有了重新做人的意思，有了翻身得解放的意思。眼见得就要爬到魏向东的头上了。这种微妙的关系慢慢地又回到了床上。夫妻之间就是这样，许多事情都是先发生在床上，最后又退回到床上。不幸的事情终于在一九七九年的那个夏天发生了。魏向东在床上失败了一次，很少有的。这其实已经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了。可是魏向东没有往心里去。这一次的失败可以说开了一个极坏的头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魏向东裆里的东西就逐渐地变得抬不起头来了。一直到冬天，天都下雪了，魏向东才知道形势的严重。裆里的东西都已经小鸟依人了。从表面上看，魏向东这两年的生活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，虽说不当官了，日子还是好好的。骨子里却不是这样。尤其是到了床上，魏向东忧心忡忡。魏向东也纳闷，不是说无官一身轻的么？到了他的头上，怎么就变成无官一身软的呢？全身都是力气，怎

么到了“那儿”就成了死角的呢？想不通。好在魏向东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人，他在一个下雪的夜里终于和他的老婆摊牌了，“要不，还是离了吧？”他的妻子表现得却格外地刚烈，老婆说：“别以为我图的就是你的那个二两肉！”话是往好处说的，其实更伤人。它包含了这样的一层意思：你的那个“二两肉”我早就不指望了。早都受够了。

但是魏向东并没有表现出他的沮丧。一个人越是这样的時候越是不能垮。要顶住。人要有一点精神的。他比以往更乐观，更开朗，反而比过去更喜欢和女教师们说说笑笑的。专门挑床上的话说。就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他“还行”，没出什么问题。静下心来时魏向东自己也觉得累，其实没有这个必要。不这样别人也不会知道什么，反正现在也不在外面搞了。当然，想搞也搞不到了，想搞也搞不成了。既然不搞了，谁会知道？不丢人。可是，魏向东管得住自己的想法，却管不住自己的嘴。就是喜欢在女教师的面前那样说。虽说什么也干不了了，说说总是好的。

没想到还是惹了麻烦。这个小祁，怎么这么不懂得幽默的呢。下次得对她说说。

祁老师的丈夫在当天晚上敲响了魏向东的家门。一进门就杀气腾腾，一双眼像兔子的眼睛。都红了。一手一把菜刀。一把大，一把小。两只胳膊不停地哆嗦。两片嘴唇也不停地哆嗦。魏向东一开门就知道是什么事了。魏向东一看见他那副熊样心里就好笑，跟我玩这一手，你他妈的还嫩。你小子居然跟我玩这一手！算是找对了人。魏向东笑笑，说：“小杜啊，同事之间串串门，还客气什么，带东西来干什么嘛。来

来来来来，坐。”一手搭在小杜的肩上，把小杜请进了屋子。魏向东关上门，取下小杜手上的刀，放在茶几上，递烟，泡茶，坐下来，跷上二郎腿，很亲切，开始说话了。魏向东的谈话是从“祁老师”的工作入手的，“总体上说”，祁老师的工作还是很不错的，同志们的“反映”也很好，大家对她是尊重的，爱护的。谈完了祁老师，魏向东顺便和小杜谈起了师范学校的发展规划，游泳馆，还有风雨操场，都要建，而图书馆二楼的翻修工作下一个学期也要进行。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。社会在进步嘛，是吧。我们也要进步。不进则退，这是一条真理。任何时候都是这样。魏向东已经好几年不当领导了，但是，魏向东自己都觉得奇怪，说来说去，他当领导的感觉又回来了。语气回来了，手势回来了，关键是，心态也回来了。全他妈的回来了。而小杜也毕恭毕敬的。魏向东的脑子有些恍惚，嘴上却越发地清晰，利索，业务水平原来并没有丢，完全可以胜任处一级的领导工作。小杜的火气一点一点消了，主要是气势上一点一点地架不住了，十分地配合，都开始点头了。魏向东最后站起了身子，拽了拽上衣的前下摆，又拽了拽上衣的后下摆。把两把菜刀拿起来，用《人民日报》包好了，递到小杜的手上，关照说：“常来玩，下次空着手来。没关系。”小杜还想说什么，被魏向东微笑着阻止住了，说：“有空来玩。”

送走了小杜，魏向东一回头就看见了老婆的脸。那是一张愤怒的脸。因为冷笑，几乎变形了。魏向东还过神来了，“处级”的感觉一下子又飞走了。魏向东一个人点了点头，想解释，又不知道从何说起。魏向东说：“真的没什么事，下午

和祁老师开了个玩笑，真的没什么事。”老婆只是冷笑，说：“知道没什么事。我还不知道么，你别的长处没有，作风上肯定没问题。”这句话重了。魏向东的脸当即青了。“谈美华！”魏向东呵斥说。谈美华顺手把卧室的门关了，说：“改不了吃屎。”

魏向东很心痛。痛恨这个叫做谈美华的女人，痛恨这个家。但是魏向东毕竟是魏向东，懂得并且能够化悲痛为力量，更加努力地投身到他的工作中去了。魏向东特地为自己配置了一只加长的手电，特别重，特别亮。每天晚上九点三十分过后，魏向东就要提上他的手电，在操场、操场看台后面的灌木丛、画室、琴房、实验楼左侧的小树林、食堂、池塘的四周仔细侦查。一般来说，魏向东是不用打开他的手电的，在漆黑的夜空下面，魏向东双目如炬，很少有什么东西能够逃出他的眼睛。更关键的是，魏向东练就了特别敏锐的感觉，几乎成了本能。在更多的时候，他不是依靠耳朵，不是依靠眼睛，而是依靠先验的预感，在毫无迹象的前提下，准确无误地断定出哪一处黑暗的地方有人在接吻，哪一处黑暗的地方有人在抚摸。一旦证实，魏向东手里的手电说亮就亮，一道光柱，一道探照灯一样雪亮的光柱，十分有力地横在夜色的中间，像一只钉子，把可疑的东西立即钉在地上。严格地说，雪白的光线更像一个喇叭，一个罩子，把可疑的东西罩住了，漆黑的一团马上分开了，露出了原形，一男一女慌乱不堪，在高压手电的底下纤毫毕见。

总体上说，以玉秧为代表的地下校卫队对魏向东的工作还是配合的。就整个师范学校而言，谁和谁在偷偷地恋爱，谁

和谁有了恋爱的迹象，魏向东大致上胸中有数。如果说有什么不如人意的地方，那就是魏向东一直没有能够亲手抓住那些人的“出格”行为。只要抓住了，那绝对不是杀一儆百的事，绝对不是杀鸡给猴看的事，而是发现一个“办”一个，发现两个“办”一双。魏向东对“恋爱”一类的事情特别地执拗，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已经不是恨了，而是别样的爱。是深入骨髓的爱。魏向东就是要“抓”，就是要“办”，就是要把他们暴露在“光天化日”的下面。

玉秧的工作还算努力，就是工作的质量不高。从她定期的情况汇报来看，不是鸡毛，就是蒜皮。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。这一点魏向东是不太满意的。可是，比较下来，魏向东对玉秧反而更赏识一些。为什么呢？主要是态势情报准备，没有太多的水分。王玉秧从来不利用手中的职权谋私利，搞打击报复那一套。这样的态度是好的，值得推广，需要总结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地下校卫队的许多同学要糟糕得多。比方八二（1）班的张涓涓，还有八二（4）班的李俊，他们的表现相当有问题。就说张涓涓吧，和谁关系不好就打谁的报告，大部分都还是假的。绝对是以权谋私了。最让魏向东恼火的还是张涓涓的假报告，她揭发班里的同学谈恋爱的事，报告里写得有鼻子有眼的，说某某某和某某某每天晚上都要躲到小树林里去。一去就是十几分钟。魏向东特地在小树林里守候了两次，结果扑了两次空。原来是张涓涓和那位女同学发生了口角，为了报复人家，张涓涓就来了这一招。这怎么行？魏向东专门把张涓涓找到了总值班室。张涓涓并不认错，还犟，坚持她反映的情况是“真实”的。魏向东扑空，是魏老师不

巧，没赶上。魏向东第一次对地下校卫队的队员发了脾气，差一点就给了她一耳光。张涓涓眼眶红红的，掉了几滴眼泪。她还委屈了还。

比较下来，王玉秧这孩子不错。本分还是次要的，魏向东发现，王玉秧其实有非常好玩的一面，非常可爱的一面。魏向东一直以为王玉秧只是一个老老实实的榆木疙瘩，其实不是，调皮起来也蛮厉害。挺活泼，特别能疯。只是胆子小一些罢了。魏向东第一次发现玉秧的顽皮是在图书馆的后面，是一个傍晚。玉秧正在逗弄高老师家的哈巴狗。哈巴狗毛茸茸的，肉乎乎的，腿很短，又不能跳。可是玉秧有玉秧的办法，她把自己的指头伸到哈巴狗的嘴里，一拎，又一拎，自己还一蹦多高，又一蹦多高。哈巴狗显然被玉秧调动起来了，为了咬到玉秧的指头，它的前腿腾空了，站了起来，样子可憋了，像一个稚拙的乖孩子。而哈巴狗的舌头舔到玉秧指尖的时候，玉秧都要尖叫一声，极其地夸张，极其地振奋。旁若无人。事实上，旁边也的确没有人。玉秧一次又一次地重复，哈巴狗也一次又一次地重复，谁也不觉得单调。玉秧和这条狗一定玩了很长的时间了，她的冬衣都脱了，只穿了一件很薄的线衣。线衣小了，裹在玉秧的身上，看上去很紧绷。这一来显露出来的反而不是衣服的小，而是玉秧的丰满，玉秧的健康，玉秧的活力。别看玉秧的个头不大，发育得却特别的好，胸脯上的那两块鼓在那儿，还一抖一抖的。又俏皮，又听话，愣头愣脑的样子，不知好歹的样子。而玉秧额前的刘海儿也被汗水打湿了，贴在了脑门子上。这就是说，玉秧脑门子上的弧线也充分显示出来了，很饱满，很光亮，弯弯的，

像半个月亮。魏向东无声地走到玉秧的身后，背了手，眯起眼睛，十分慈祥地望着玉秧。是一种亲切的关注。玉秧一点都没有意识到，还在拎，还在蹦，还在叫。玉秧的胆子终于大了，她居然把她的手指放到哈巴狗的嘴里去了。魏向东看在眼里，突然说：“小心咬着。”玉秧其实是被魏向东吓着了，一个激灵，抽出手，手指头反而被哈巴狗的牙齿刮了。出血了。玉秧顾不得伤口，转过身，做出立正的姿势。老老实实地站在魏向东的面前，脸膛红红的，很局促，很紧张，眼珠子却格外地亮，都不知道往哪里放。魏向东责怪说：“你看看你。”口气里头其实是疼爱了。上来抓住玉秧的手，看了看，往医务室的方向去。哈巴狗显然不想放弃玉秧，一路小碎步，线团一样跟了上来。魏向东回头便给了哈巴狗一脚，哈巴狗在空中翻了两个跟头，在空中还转体了三百六十度，这才落地了。尖叫了几声，扭动着腰和屁股，走了。魏向东在医务室里夹起了酒精药棉，对玉秧说：“忍着点，会疼的。”玉秧望着魏向东，有些不知所措。只能由着他了。魏向东的嘴里不停地倒抽冷气，就好像每一下不是疼在玉秧的身上，而是疼到了魏向东的心坎上，疼在魏向东的嘴里。处理好玉秧的伤口，魏向东朝着窗外瞄了一眼，突然伸出手来，对着玉秧的屁股就是一巴掌，很重。嘴里说：“听话，下次别再和狗玩了。”魏向东自语说：“真是个呆丫头了。”听他的口气，已经是玉秧的父亲了。至少也是一个叔叔，还是亲的。都像是王家庄的人了。魏向东的这两句话给了玉秧十分深刻的印象，心头由不得就是一阵感动。“听话，下次别再和狗玩了”，“真是呆丫头”。

临近寒假，呆丫头居然出了大事了。怀孕了。玉秧还蒙在鼓里呢，一点都不知道。要不是魏向东把玉秧喊到校卫队的值班室，亲口告诉了玉秧，玉秧八辈子也无从知晓。一走进值班室的大门玉秧就感到不对了。最近的一段时间，魏向东对待玉秧的神情一直非常地和蔼，从来没有板过面孔。他的鱼尾纹在遇上玉秧之后特别像光芒，晒得玉秧暖洋洋的。但是，魏老师的脸说拉就拉下了，表情分外地严峻。魏老师正坐在椅子上，用下巴示意玉秧把门关上，再用下巴示意玉秧坐。玉秧只能坐下来，内心充满了忐忑。好在玉秧知道魏老师喜欢自己，并不害怕。玉秧以为忘记了汇报什么要紧的事了，小心地说：“学校里出什么事了吧？”魏向东没有绕圈子，直截了当，说：“是你出事了。”玉秧愣头愣脑地说：“我没有，我好好的。”魏向东一把拍在了桌子上，同时拍下来的还有一封信。魏向东说：“有同学揭发你，说你谈恋爱怀孕了。”玉秧张着嘴，傻了半天才把魏老师的话听明白了，一明白就差一点背过气去。玉秧说：“谁说的？”魏向东平静地说：“我要查。”谈话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僵局。学校里的高音喇叭正在播放李谷一演唱的《边疆的泉水清又纯》，声音很远，又很近。李谷一用的是气声，听上去有点像叹息，又有点像哮喘。因为抒情，所以筋疲力尽。李谷一的演唱使得值班室里气氛异常了。歌声反而更渺茫、更清晰了。魏向东说：“我们可以到医院去，或者我亲自来。”玉秧低下头，脑袋里却飞一般地快。想来想去还是让魏老师检查比较好。魏老师对自己不错，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。玉秧小心地放下窗帘，十分勇敢地走到了魏向东的跟前。魏老师坐在椅子上，身子已经侧过来了，

两条大腿叉得很开，像一个港湾，在那里等。不过事到临头玉秧还是犹豫了，她紧紧地抓住自己的裤带子，手上做不出。魏向东老师倒完全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，和玉秧商量说：“要不，我们还是到医院去。”听了这话玉秧反而坚决了。全身的血都涌到了脸上。真金不怕火炼，身正不怕影斜，查就查。玉秧她解开了裤子，把裤带子绕在了脖子上，站在了魏老师的两腿的中间。魏向东把手摁在了王玉秧的腹部，很缓慢地抚摸。玉秧感觉出来了，魏老师的手遵循的是科学的方法和实事求是的精神。玉秧对自己有把握，什么也不怕。

玉秧是清白的。这一点毫无疑问。为了不放过一个坏人，同时不冤枉一个好人，魏向东的检查可以说全心全意、全力以赴了。极其仔细。魏向东累得一头的汗，都喘息了。好在最后的结果令玉秧彻底松了一口气，魏向东拍了拍玉秧的屁股蛋子，说：“好样的。”玉秧还有点不放心，魏老师说：“好样的。”玉秧这才放心了。站在那儿，这会儿反而想哭了。还有什么比组织上的信任更令人欣慰的呢。玉秧一边系，一边想，这封可耻的诬告信到底是谁写的呢？如果不是遇上魏老师，后果几乎是不堪设想了。虽说魏老师的下手有些重，非常疼，可是，忍过去了，还是值得。她像阿加莎·克里斯蒂那样，开始了分析，推理，判断。把班里的每一个人都想到了，每一个人都是可能的。不论男女。但是，到底是谁？就是不能笃定。玉秧默默地发誓，一定要找到，一定要让这个可耻的家伙水落石出。

检查的结果玉秧是一个赢家。但是，真正的赢家不是玉秧，而是魏向东。魏向东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。在他摁着玉

秧的腹部反复搓揉的时候，魏向东吃惊地发现，身体的某些部位重新注入了力量，复活了。又有了战胜一切困难的能力与勇气。苍天有眼，皇天不负有心人哪。魏向东满心喜悦，晚上一上床便向他的老婆逞能。还是不行。明明行的，怎么又不行了的呢？裆里的东西没有任何感染力，死皮赖脸，再一次背叛了自己，分裂了自己。悲剧，悲剧啊！魏向东把他的双手托在脑后，有了深入骨髓的沮丧，钻心的痛。满脑子都是玉秧。恍惚了。从此对玉秧开始了牵挂。

寒假其实也就是二十来天。然而，因为牵挂，这二十来天对于魏向东来说是如此地漫长，可以说绵绵无期了。魏向东提不起精神，从头蔫到脚，整个人既不是男人，也不是女人，真真正正地成了第“三种人”。学校里空空荡荡，看上去都有点凄凉了。看不见玉秧也就罢了，关键是没有人向他汇报，没有人向他揭发，没有人可以让他管，没有工作可以让他“抓”，生活一下子就失去了目标。实在是难以为继。最让魏向东郁闷的还是寒假里的鬼天气，老天连着下了几天的雪，雪积压在大地上，一直没有化掉。雪是一个坏东西。积雪的反光让魏向东有一种说不出的沮丧。反光使黑夜变得白花花的，夜色如昼，一切都尽收眼底。没有了秘密，没有了隐含性，没有了暗示性。就连平时阴森森的小树林都公开了，透明了。魏向东提着手电，一个人在雪地里闲逛，寡味得很。没有漆黑的角落，没有人偷鸡摸狗，黑夜比白天还要无聊。魏向东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只能回去。

寒假一过，学校重新热闹起来了。几乎所有的同学都胖

了。男同学胖了，女同学胖得更厉害。每一个女同学的脸都大了一号，红扑扑，粉嘟嘟的。有经验的老师一看就看出来了，那是吃出来的胖，睡出来的胖，浮在脸上，有一种临时性。用不了几天还会退下去。人胖了，肤色好了，健康了，看上去自然就要比过去漂亮。当她们重新瘦下去的时候，她们就再也不是过去的黄毛丫头了，回不去了。都说女大十八变，没错的。要是细说起来，这一次也许就是第十六变，或者说第十七变，有了脱胎换骨的意思。从一个大丫头变成了一个小女人。眼眶或举止里头有了一种被称着气质的好东西。算得上是一次质变。

玉秧没胖。反而瘦了。整个寒假她都没有吃好，甚至也没有睡好。脑子里一直在放电影，尽是那些难以启齿的画面。玉秧总觉得她的下身裸露在外面，一只手在她的身上，始终黏在她的身上。玉秧不想去想它，但是，那只手总是能找到她，像影子，你用刀都砍不断。一有空就要伸到玉秧的身上来了。蛇一样到处窜，到处钻。玉秧在总值班室里并没有屈辱感，可是，到了寒假，回到了老家，玉秧的屈辱感反而抬头了。玉秧不敢和任何人说，只能把它藏在心里。不过屈辱感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你把它藏得越深，它的牙齿越是尖，咬起人来才越是疼。

屈辱感给玉秧带来的不只是疼痛，更多的还是愤怒。她对写诬告信的人不是一般的恨了。玉秧费尽脑汁，她在查。二十多天里头，最让玉秧耗神的就要数这件事了。玉秧依靠逻辑和想像力，一心要找到那个诬陷她的人。玉秧特地做了一个八二（3）班的花名册，一旦有空，就盯着它，逐个逐个地

看，逐个逐个地想，谁都像，谁都不像。好不容易确立了一个，一觉醒来，又推翻了。这个人究竟是谁呢？

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开学刚刚两天，庞凤华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。完全是庞凤华的自我暴露。庞凤华的床位是上床，她有一个习惯，如果赶上时间紧迫，或者心情特别地愉快，在她下床的时候，她的最后一步总要跳下来。这一次庞凤华就是跳下来的，和以往不同的是，庞凤华一下床便是一声尖叫，躺在下床上直打滚。大伙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围过去，却没有发现任何的异样。玉秧以为庞凤华脚崴了，抱起庞凤华的脚，一看，吓了一跳，在庞凤华脚后跟上发现了两颗图钉。因为用力过猛，两颗图钉早已钉到肉里去了。玉秧只能把庞凤华摁住，帮她拔。图钉是拔出来了，庞凤华脚后跟上却拔出了两个洞，拔出来两注血。庞凤华的脸都疼得变形了。顺手就给了玉秧一个大嘴巴，说：“是你放在我鞋里的！就是你放的！”这就蛮不讲理了。庞凤华这样说真是没有任何道理，这一学期班里头要开素描课，每一个同学都发一盒图钉，她庞凤华自己也有，凭什么就是玉秧放到她的鞋里去的呢？是她自己不小心掉进鞋里的也说不定。玉秧捂着嘴，眼泪在眼眶里头转。宿舍里没有人说一句话，除了庞凤华的大哭，所有的人都默不作声。大伙儿其实是知道的，庞凤华这样说没有别的意思，一定是疼急了，恼羞成怒罢了。不过玉秧可不是这样想的。透过泪水，玉秧终于看清了庞凤华的狐狸尾巴。她庞凤华凭什么一口咬定自己？凭什么认定了玉秧在报复她？她的心里鬼。一定有鬼。肯定是她了。玉秧硬是把眼眶里的泪水忍住了，逼了回去。嘴角慢慢地翘了

上去，都有点像笑了。玉秧想，好，庞凤华，好。玉秧放下手，转过身，一声不响地出去了。

无缘无故地搥了人家一个大嘴巴，庞凤华到底还是怕了。别看玉秧老实，到上面去告自己一个刁状，那也是说不定的。一想起玉秧的那股子眼神，那股子冷笑，庞凤华老大的不放心。当天晚上庞凤华一瘸一拐的，找到了班主任，一见面就哭了。班主任认认真真地听着庞凤华说完了，叹了一口气，脸上是痛心疾首的样子，说：“都怪我，怎么把你惯成这样。”班主任说：“你怎么能这样呢？”谈话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了。两个人谁都不说话。屋子里静悄悄的，只有日光灯的镇流器在不知好歹地乱响。庞凤华低着头，不停地抠指甲。班主任到底心疼庞凤华，她那样地伤心，那样不停地流泪，也不是事。班主任把庞凤华的手拿过来，正反看了看，笑着说：“看不出，还蛮厉害。”这一来庞凤华的泪水才算止住了。庞凤华后退了一步，把手抽回去，放到了身后，很惭愧地咬住了下嘴唇。身体在很不安地摇晃。班主任板起脸，严肃地说：“下不为例。下次可不能这样了——要不我打你一嘴巴看看。”班主任一边说，一边还扬起了巴掌。没想到庞凤华却抬起头来了，往前跨了一步，歪着脑袋，把脸一直送到班主任的面前，轻声说：“你打。”这样的场景班主任没有料到，手还在空中，人已经失措了。“打。”一双眼睛近在咫尺，那么近，就那么看着。“不敢了吧？还是没胆子了吧？”班主任的胳膊一点一点地降下了，只降了一半，人却僵住了，像一座雕塑。而庞凤华也僵住了，成了另一座雕塑。这样的场景完全是一次意外，却折磨人了，两个人都渴望着“下一步”，可两个人谁

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是什么。他们听到了喘息声，毫无缘由地汹涌澎湃。脸上全是对方的鼻息，像马的吐噜。最意外的一幕到底出现了，班主任突然抱住了庞凤华，拦腰将庞凤华搂在了胸前，十分地孟浪。却反而顺理成章了。他的嘴唇准确无误地落在了庞凤华的嘴唇上。庞凤华一个踉跄，还没有明白过来，就已经什么都明白了。两个人都没有吻的经验，由于是第一次，所以格外地笨，格外地仓促。恶狠狠地撞击了一下。其实这个吻根本不能说是一个吻，因为极度的恐惧，极度地渴望试探，匆匆又分开了。但是，这一下对双方来说都是致命的一击，虽然恐惧，到底没有能够止住。到底正式地开始了。吻了。妥当极了，黏在了一处，撕都撕不开。这个吻还没有吻完，班主任就已经流下了满脸的泪。而庞凤华几乎是不省人事。“我活不成了。”班主任说，班主任到底把闷在心的话捅出去了。一股悲伤涌进了庞凤华的心房。庞凤华软了，闭上了眼睛，说：“带上我，一起死。”

窗户纸给捅开了。班主任和庞凤华的这道窗户纸到底给捅开了。这是怎样的贴心贴肺。他们原来是爱，一直在爱，偷偷摸摸的，藏在心底，钻心刻骨的爱。然而现在，对他们来说，最最要紧的事情反而不再是爱，反而不是爱的表达。而是别的。需要他们共同面对、共同对付的，首先是这样的一件事：他们的事情，绝对不能够“败露”。只有不“败露”，才有所谓的未来，才有所谓的希望。一旦败露，后果绝对是不堪设想的。这么一想两个人都不敢再动了，越看越觉得对方陌生。不敢看。不敢相信。紧张得气都喘不过来。就好像身边有无数颗雷，稍不留神，就是轰的一声巨响。班主任喘着

气，仔细谛听过窗外，伤心地说：“你懂么？”庞凤华瞪着一双泪眼，点了点头。她这个当学生的怎么能够不“懂”呢。班主任还是不放心说：“你告诉我，懂么？”庞凤华失声恸哭，说：“懂的。”

爱是重要的。但是，有时候，掩藏爱，躲避爱，绕开别人的耳目，才是最最重要的。班主任和庞凤华约定，不再见面了。一切等庞凤华毕业了再说。他们搂抱在一起，表达爱的方式开始古怪了，成了发誓。两个人都发誓说不再见面，重复了一遍又一遍。他们满脑子都是幻想，幻想着庞凤华毕业了的那一天。却又不敢想。越想越觉得悲伤。太渺茫了。

誓言都是铁骨铮铮的，誓言同样是掷地有声的，但是，一转身，誓言又是多么地可笑，多么地一厢情愿。班主任和庞凤华共同忽略了一点，人在恋爱的时刻是多么的身不由己。身不由己，是身不由己啊。快出人命了。恨不得天天见。恨不得分分秒秒都厮守在一块。他们不停地约会，不停地流泪，不停地重复他们的誓言。似乎每一次见面都不是因为思恋，而是温习和巩固他们的誓言。“这是最后的一次了，绝对是最后的一次了。”但是没有用。两个人都快疯了。

庞凤华的眼睛一会儿亮，像玻璃，一会儿又黯淡无光了，像毛玻璃。一切都取决于他们能否“见面”。她尽可能地稳住自己，压抑住自己。然而，她的反常到底没有能够逃脱玉秧的眼睛。从实际的情况来看，为了遮人耳目，庞凤华真的可以说是费尽心机了。事实上，那些心机还是枉费了。玉秧知道庞凤华的情况。甚至于，比庞凤华自己知道得还要详细，更为具体。王玉秧的日记本上这样记录庞凤华的行踪。

星期三：庞凤华 8：27 离开教室，9：19 回宿舍。熄灯后庞凤华在被窝里哭。

星期六：下午 4：42，班主任和庞凤华在走廊说话，匆匆分手。当晚庞凤华没有到食堂吃晚饭，9：32 回宿舍。深夜用手电筒照镜子。

星期六：6：10 庞凤华洗头，6：26 出门，晚 9：08 回宿舍。庞凤华的眼睛很红，哭过的样子。

星期一：晚自修庞凤华头疼，向班长请假。7：19 离开。晚自修下课后庞凤华不在宿舍，9：11 回来，兴高采烈。话多。上床后一个人小声唱《洪湖水浪打浪》。

星期六：6：02 庞凤华洗头。刷牙。6：21 离开。7：00 班主任到宿舍检查。在 412 宿舍门口大声说话，没有进来。7：08 班主任离开。庞凤华 9：41 回宿舍。

星期天：上午庞凤华对着镜子发呆。庞凤华的脖子上有伤。伤口是椭圆形的，从形状看，像是被人咬了。庞凤华照镜子的时候自言自语：“倒霉，脖子让树枝刮了。”庞凤华在说谎，树枝刮的伤口不是那样。

当然，日记本子上没有庞凤华的名字，只有一个英文字母：P。这个 P 现在就是庞凤华了。别看这个 P 现在神神叨叨的，时间长了，绝对落不到什么好。怎么会有好呢，不会有什么好的。玉秧不只是记录。重要的是玉秧会分析。从逻辑上看，对照一下日记本上的时刻表，结论就水落石出了。庞凤华一定是恋爱了。一到星期六，把自己打扫得那么干净，甚至连牙齿都打扫了，不是出去谈恋爱还能是什么？这是一。二、

和庞凤华谈恋爱的人虽说还躲在暗处，但在玉秧看来，班主任的可能性非常大，别的不说，最近这一段时间，班主任在课堂上没有喊庞凤华回答过一个问题，上课时还故意不朝庞凤华那边看，过去就不这样，这些都是问题，做得过了，反而露出了马脚。三、除了星期六，这是他们铁定的约会时间，偶尔也会有机动。一般说来，不是星期一，就是星期三。至于他们见面的地点，玉秧暂时还没有把握，这是玉秧的时刻表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，需要进一步地侦查。不过玉秧相信，只要再跟踪一些日子，观察一段日子，所有的秘密自己就会冒出来。就像种子一定会发芽一样。时间越长，越是能发现事态的周期性。周期性就是规律。规律最能说明问题。规律才是最大的一颗图钉，最有威力的一颗图钉。一用劲就能把你摁在耻辱柱子上。

实事求是地说，玉秧最初的跟踪和挖掘只是为了完成“工作”，并没有特别的想法。跟踪了一些时间过后，玉秧惊奇地发现，对这份“工作”，玉秧有一分难以割舍的喜爱。“工作”多好，那样地富有魅力，叫人上瘾，都有点爱不释手了。即使庞凤华没有得罪过玉秧，玉秧相信，自己也一定还是喜欢这样的。什么都瞒不住自己，自己什么都能看得见。这是生活对玉秧特别的馈赠，额外的奖赏。有别样的成就感。难怪魏向东要在同学当中培养和发展顺风耳和千里眼呢。魏向东喜爱的事情，玉秧没有理由不喜爱。自己躲在暗处，却能够把别人的秘密探看得一清二楚，这是多么的美。生活是多么的生动，多么的斑斓，多么叫人胆战心惊，多么令人荡气回肠。玉秧感谢生活，感谢她的“工作”。

然而，玉秧并不快乐。一点都不。玉秧有心思。说起来还是因为汇款单的事。汇款单是一具僵尸，现在，它复活了。对着玉秧睁开了它的眼睛。玉秧都看见了，那是蓝幽幽的光。是死光。玉秧再一次听到“汇款单”是在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，魏向东老师走过来了，希望她到值班室“去一趟”。玉秧不想去。那个地方玉秧再也不想去了。玉秧每一次看见那间房子就要想起自己光着屁股的样子。但是，不去看来还是不行的。事实上，魏向东一提起“汇款单”玉秧就不声不响地跟着魏向东去了。

汇款单就在魏向东的办公桌子上。魏向东一言不发，玉秧也一言不发。玉秧望着桌子上的汇款单，心里突然就是一阵冷笑，明白了，反而平静下来了。知道了魏向东的心思。别看魏向东那么一大把的年纪，人模人样的，心思其实也简单，还不就是为了摸几下。来这么一手，也太下作了。玉秧真正瞧不起魏向东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的。真是太让人瞧不起了。虽说还是恐惧，但玉秧毕竟有了心理上的优势，不慌不忙了。等着。心里想，我倒要看看你姓魏的怎么说，我倒要看看你如何跟我做这一笔交易。就是做，我也要好好看一看汇款单，证实了，看着它化成灰，然后你才能得手。姓魏的，我王玉秧算是把你看得透透的了。

魏向东不动声色。从口袋里掏出了打火机，他一定是想抽烟了。然而，魏向东没有。魏向东一手拿着汇款单，一手拿着打火机，走到玉秧的身边。玉秧机警地瞄了汇款单一眼，看清了，没错，是那一纸，上头有玉秧的笔迹。打火机点着了，橘黄色的小火苗点着的不是香烟，而是汇款单。汇款单

扭转着身子，化成了烟，化成了灰。玉秧愣头愣脑地，望着眼前的这一切，心里还没有重新捋出头绪来，灰烬已经落在地上了。魏向东踩上去一脚，这一下干净了，就像苏东坡所说的那样，“灰飞烟灭”。彻底干净了。这一切太出乎玉秧的意料了。她偷偷睃了魏向东一眼，魏向东还是那样不动声色。玉秧的心里顿时就是一阵惭愧。魏老师一番好意，怎么能够那样想魏老师呢。真是小人之心了。玉秧流下了悔恨的泪。魏向东把他的右手搭在玉秧的肩膀上，拍了一下，又拍了一下。这一来玉秧就更惭愧了。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，突然听见咕咚一声，就在自己的身边。玉秧睁开眼，吃惊地发现魏向东老师已经跪在地上了。魏老师仰着脸，哭了。无声，却一脸的泪。魏老师哭得相当地丑，嘴巴张着，两只手也在半空张着。魏向东的膝盖在地上向前走了两步，一把抱紧了玉秧的小腿。“玉秧”，这一次玉秧真是吓坏了，几乎被吓傻了。“玉秧，帮帮我！玉秧，快帮帮我！”玉秧心一软，腿也软了，一屁股瘫在地上，脱口说：“魏老师，别这样，我求求你，想摸哪里你就摸哪里。”

玉秧没有想到自己会出那么多的血。照理说不该。哪里来的这么多的血的呢。鲜血染红了整整一条毛巾，虽说有点疼，到底还是止住了。玉秧的血不仅吓坏了自己，同样吓坏了魏向东老师。魏向东满头是汗。手上全是血。再一次哭了。但是，魏向东把玉秧丢在了一边，似乎只对手上的鲜血感兴趣，似乎只有手上的鲜血才是玉秧。他一边流泪一边对着自己的手指说：“玉秧，玉秧啊，玉秧，玉秧啊。”他不停地呼

唤，都有点感动人心了。“玉秧，玉秧啊。玉秧，玉秧啊。”

玉秧做了一夜的梦，是一个噩梦，被一大群的蛇围住了。蛇多得数不过来。像一筐又一筐的面条。它们擦在一起，搅和在一起，纠缠在一起。黏糊糊的，不停地蠕动，汹涌澎湃地翻涌。吱溜吱溜地乱拱。最要命的是玉秧居然没有穿衣服。那些蛇贴在玉秧的肌肤上，滑过去了，冰一样，凉飕飕的。玉秧想跑，却迈不开步子。必须借助于手的力量，才能够往前挪动一小步。但是，玉秧毕竟在跑，全校所有的师生都在给她加油，高音喇叭响了，高声喊道：“玉秧，玉秧啊。玉秧，玉秧啊！”玉秧就那么拼了命地跑，一直跑到一万米的终点线。玉秧自己也觉得奇怪，没有穿衣服，怎么自己一点也不害臊的呢？怎么就这么不要脸的呢？高音喇叭又一次响了。有人在高音喇叭里讲话。玉秧听出来了，是魏向东。魏向东一手挥舞着红旗，一手拿着麦克风，大声说：“请大家注意了，大家看看，玉秧是穿衣服的，我强调一遍，玉秧是穿衣服的！她没有偷二十块钱。不是她偷的！”这一下玉秧终于放心了。有魏向东在，即使玉秧没穿衣服也是不要紧的。只要魏向东宣布一下。宣布了，就等于穿上了。

一大早醒来，玉秧躺在床上，认定了自己是病了。动了动，并没有不适的感觉，除了下身还有点隐隐约约的疼，别的都不碍事。一切都好好的。起了床，下来走了两步，还是好好的。玉秧坐在床沿，知道夜里做了一夜的梦。但是，梦见了什么，却又忘了。只是特别的累，别的并没有什么。虽然昨天出了那么多的血，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。比原先的预想还是好多了。玉秧原以为自己不行了，看起来也

没有。只不过又被摸了一下。仅此而已。总的来说，虽然出血了，玉秧并没有像第一次那样难过，那样屈辱，好多了。长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有人跪在地上求自己呢，更何况还是老师呢。有了这一次，以后就不是玉秧巴结他了，轮到他巴结我玉秧了。玉秧想，反正也被魏老师摸过的，这一次还是他，不会再失去什么的。一次是摸，两次也是摸，就那么回事了。也就是时间加长了一些罢了。流血又算得了什么？女孩子家，哪一个月不流一次血呢。再说了，魏向东老师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他“绝对不会亏待”自己的，会“想尽一切办法”让玉秧留在城市里头的。虽说还是一场交易，但是，这是个大交易，划得来，并不亏。魏老师都那样子，人还是要有一点良心的。就是太难受了，说疼也不是，说舒服也不是，就是太难受了。要是能喊出来就好多了。

虽然是个孩子，关于男女之事，玉秧多少还是知道一些，也算是无师自通了。如果魏老师想“那样”的话，玉秧说什么也不会答应。玉秧甚至威胁过魏老师，假如他想“那样”，她一定会喊。在这一点上玉秧倒是十分地感谢魏老师，他一次也没有“那样”过。这里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。魏老师说话很算数，的确没有脱过他自己的衣裳。只要“那件事”不做，玉秧多多少少还是宽慰了。魏向东老师毕竟经历过大的世面，处理问题还真的他有他的一套，比方说，在时间的安排上，就显示出非同寻常的一面。他让玉秧在“每个星期天的上午”到他的办公室，实在出乎一般人的意料。星期天的上午，谁能想到呢？没有谁会怀疑什么的。很安全、很可靠了。谁也不会想到。这也是让玉秧格外放心的地方。再说了，

班里的同学们现在都在议论庞凤华和班主任的事，越传越神了。谁还有心思关心她玉秧呢。

按照原来的计划，玉秧打算在掌握了全面的情报之后再向魏向东汇报。玉秧不着急。早一天晚一天实在也没有什么区别，迟早总要丢丢这个小婊子的脸。弄早了反而会打草惊蛇，让她逃脱了，反而划不来了。可玉秧到底年轻，藏不住话，她坐在魏向东的大腿上，没有忍住，居然说了。玉秧问魏向东，知不知道“我们的班主任”在和谁谈恋爱。魏向东老师猜了几个年轻的女教师，一口气报出了四五个。玉秧笑笑，摇了摇头。说不对，说是我们班的。魏向东的眼睛放光了，是那种奇异的光，古怪的光，对着一个并不存在的东西炯炯有神，甚至可以说是虎视眈眈。玉秧就觉得魏老师的目光热气腾腾的，有点像冒烟。魏向东说：“真的？”玉秧一定是受到了魏老师目光的鼓舞，十分肯定地点了点头。魏向东说：“真的？”玉秧没有再说什么，立即回到宿舍，把日记本送到魏向东老师的跟前。玉秧就是这样，说得少，做得多，一切让事实自己来说话。魏向东严肃地问玉秧：“为什么不早说？”玉秧说：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。”

一连好几天学校里都没有动静，玉秧为此失落了好几天。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在星期六的晚上。其实星期六也看不出什么特别的迹象来，一切都是好好的。到了晚上，校领导不仅没有找庞凤华谈话，反而把熄灯的时间延长了一个小时。学校里还放了两部打仗的电影。老师们的周末俱乐部也打开了，到处都是灯火通明的，看不出一点要出事的痕迹。九点三十分，就在平时熄灯的时刻，魏向东握着手电筒，带领着学生

处的钱主任、黄老师，教务处的高主任、唐副主任，写过入党申请书的教职员工，七个校卫队的队员，一起出动了。一彪人马黑压压的，走向八二（3）班班主任的宿舍了。教师宿舍的路灯都坏了，黑咕隆咚的，魏向东他们的步伐很轻，几乎听不到，一路上全是他们的喘息。十几个人喘得厉害，怎么调息都调息不过来。他们来到班主任的宿舍门口，里头暗着，没开灯。魏向东站到宿舍的门前，回过头来用手压了压，示意所有的人都不要发出动静。所有的人都不动了，除了喘息，像一棵又一棵的树。魏向东伸出手，弯过右手的食指，用食指的关节敲门了。很轻，就好像担心吓着孩子似的。里头没有半点动静。魏向东伸长了脖子，小声说：“彭老师，开门吧。”魏向东对着门板商量着说：“彭老师，还是开门吧。”等了一会儿，魏向东说：“彭老师，我有钥匙，要不我开啦。”里头还是没有动静。魏向东掏出钥匙，插进去，还是没有打开。锁给拴死了。所有的人都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魏向东拔出钥匙，突然扯起了嗓子，喊道：“给我砸！”手电同时打开了，一道锃亮的光柱无比醒目地钉在了木门上。刺得人眼睛都酸。宿舍里咚的一声，日光灯的灯管蹦了几下，亮了。班主任打开门了，那个人哪里还像八二（3）班的班主任，哪里还像一个讲授辩证唯物主义、历史唯物主义、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简史的人民教师，绝对是一只落汤鸡，要不就是一条落水狗。人型都没了。一根骨头都找不到。

隔离审讯是在当天夜里进行的。庞凤华死不开口，直到将近凌晨三点，庞凤华总算哭累了，开口了。一切都供认不讳。她把所有的事情都揽过去了。就好像所有见不得人的事

情都是她一个人干的。然后就是哭，死也不开口了。比较下来，班主任的态度要好得多，喝了七八杯开水之后，你问什么他说什么。但是班主任的交待还是出了一些波折，突然吐血了。原来是开水烫的。这个彭老师，真是太莽撞了。那么烫的开水，他怎么就一点知觉都没有的呢？怎么喝得下去的呢？还咕咚咕咚的。看起来还是吓呆了。好在班主任的态度还是好的，很配合。班主任什么都交待了。第一次是怎么吻的，谁先抱的谁，谁的舌头首先伸到谁的嘴巴里去了，有没有摸，怎么摸的，谁先摸的谁，摸了哪儿，班主任都说了。有些问题说了还不止一遍。因为魏向东不停地重复，他重复地问，班主任只能重复着说。班主任说一遍魏向东的眼睛就亮一回，脸上的肉还一跳一跳的。仿佛很痛苦，又仿佛很痛快。十分过瘾的样子。不过，在“上床”这个问题上班主任显得不那么老实，老是吞吞吐吐，其实是避实就虚了。但是魏向东怎么能让他的阴谋得逞呢。魏向东的追问严丝合缝，一点都没有给班主任机会。魏向东说：“什么时候上床的？”班主任说：“没有上床。”魏向东说：“你们两个都在床上，这么多人都看见了。被子是乱的，床单是乱的，连枕头都是乱的，你怎么说没上床？”班主任说：“是上床了，但不是那个上床。”魏向东说：“那你说说哪个上床？”班主任说：“我们是在床上，没有那个。真的没有那个。不是上床。”魏向东说：“是啊，到底是哪个上床呢？”班主任说：“我是说睡觉。没有睡觉。我们没有睡觉。”魏向东说：“谁说你睡觉了？睡着了你还能起来开门？”班主任说：“不是那个睡觉，我是说没有发生关系。”魏向东说：“什么关系？”班主任说：“男女关系。”魏向东说：

“男女关系是什么关系？”班主任说：“性关系。你们可以带她到医院去查。”为了证明他自己的话，班主任犹豫了半天，还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小盒子。班主任自己把小盒子打开了，里头是避孕套。班主任当着钱主任和黄老师的面数了一遍，十个。一个都没有少。魏向东突然生气了，拍了桌子。钱主任立即用眼睛阻止了魏向东，让他“注意态度”。魏向东厉声说：“这能说明什么？嗯？你说说这能说明什么？不用这个你就不能发生性关系了？”班主任仰起了脸。是啊，不用这个怎么能证明他没有发生过性关系呢。班主任不停地眨巴眼睛，突然跪下去了。他对准魏向东的脚，迅速地磕。一边磕头一边说：“真的，绝对真的。想是想的，还没来得及，被你们抓住了。”魏向东说：“说起这个问题没有？”班主任说：“说，说起过。”魏向东说：“谁对谁说的？”班主任想了想，想了半天，说：“不是我。”魏向东说：“那是谁？”班主任说：“是她。”魏向东说：“她是谁？”班主任说：“庞凤华。”

凌晨五点，星期天的上午凌晨五点，也就是天快亮的时候，令人失望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班主任逃跑了。本来是两个校卫队的同学负责看管他的，学生到底是学生，年轻瞌睡多，又没有经验，居然让八二（3）班的班主任从他们的眼皮子底下逃跑了。校卫队的队员在校园里搜索了好几遍，连厕所里都搜查过了，没有找到班主任的影子。魏向东在六点十分向钱主任做了自我检讨。钱主任沉默了片刻，并没有批评魏向东，反而安慰魏向东说：“他没有逃掉。他怎么能逃得掉呢？他掉进了人民的汪洋大海。”

班主任“掉进了人民的汪洋大海”，上午十点四十五分，

玉秧从同学的嘴里听到了钱主任的这句话。玉秧从来没有见过大海，拼了命地想象。直到午饭时刻，玉秧也没有能够把大海的模样想象出来。不过玉秧坚信，总的来说，汪洋大海比想像力还要大，无边无际。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。